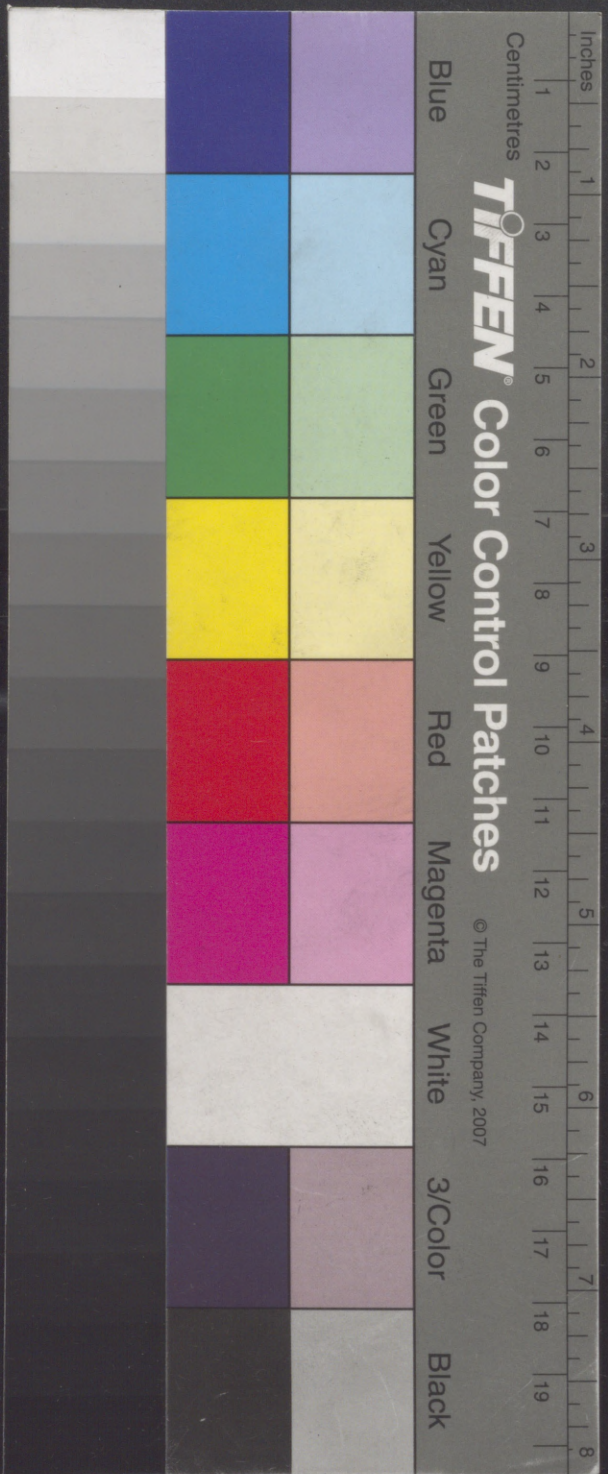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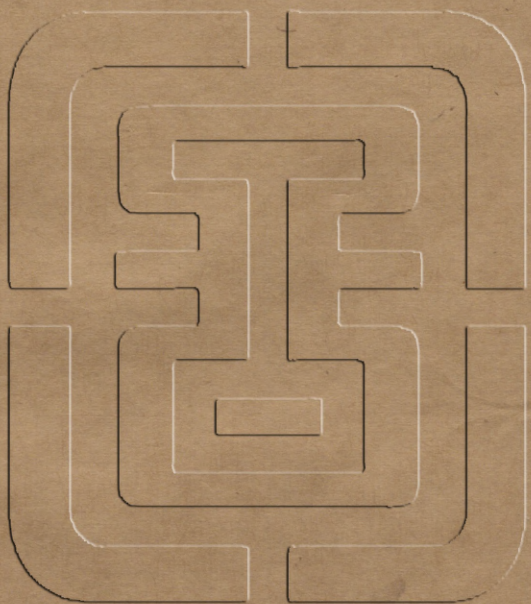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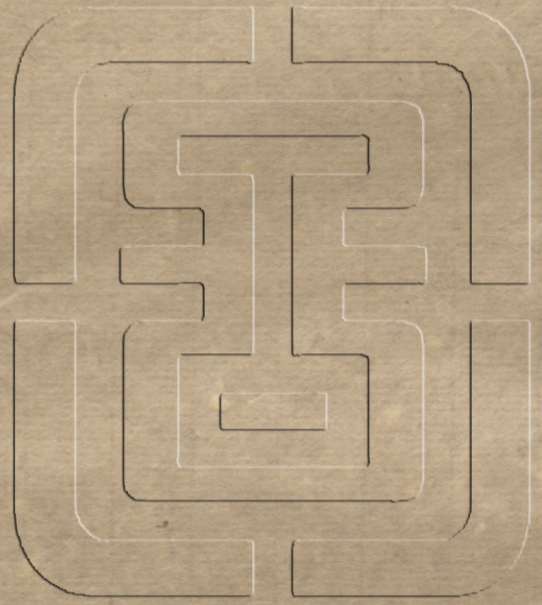




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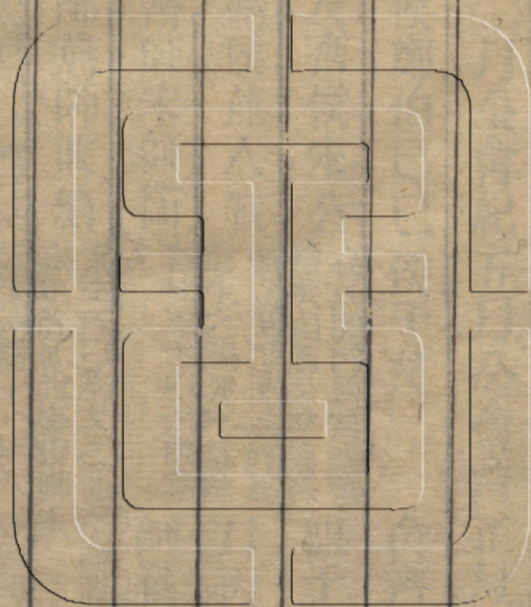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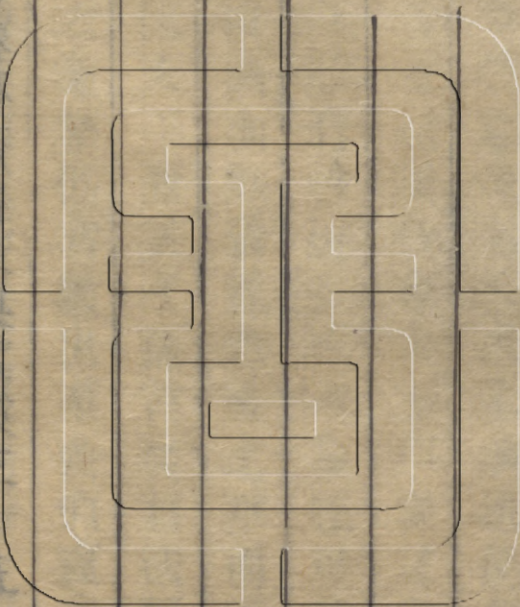
春秋齊魯交兵表敘

夫子有言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袵嗚呼夫子稱到于今則知此言非特予管
仲并予晉文愚嘗觀于齊魯之故而歎春秋之天下不可一日
無晉晉伯息而齊魯俱受其蔽矣何則霸之局非管仲與齊桓
不能創而非晉則不能維持以至於百年齊桓之世天下之所
賴者唯齊齊桓既沒魯之所患亦唯齊齊桓之子孫至春秋之
末凡八九世獨惠公稍安靜而景公有志爭伯觀釁而動故三
公之世齊魯爭鬪差少其餘若孝公懿公頃公靈公莊公類皆
如豺犬之狂噬而悼公之世國已制于陳氏好以其君惡于諸
侯故其時魯十有齊難則乞師于晉晉師出而魯得安枕者數

十年迨晉稍有閒或新君初立未遑諸侯之事則齊患復起故齊之於魯如切膚之鋼疾不時閒作所藉以為扁鵲者唯晉晉伯息則魯無所控愬故晉文之未興也僖公至以楚伐齊晉伯之既去也哀公至以吳伐齊夫至以吳楚伐齊天下幾無復有中夏此夫子所以有被髮左袵之懼也世徒見夫子有譎正之言謂聖人或伸齊而抑晉畧晉文之功而不錄豈識春秋之旨哉夫桓公一匡天下而其子孫首壞其法狼貪鼠竊晝伏夜行賴晉承齊桓之業整飭者數世至晉伯衰而齊弱魯魯亦能乞帥以弱齊齊魯交相敝而吳楚得橫行于天下夫子立定哀之世親見昭公娶于吳矣哀公會吳伐齊至齊弑君以說矣至吳晉爭長黃池而齊桓一匡之緒吳且分其半夫子蓋心傷之而

要非齊桓則不能創其局以貽晉夫子所以獨歸功於管仲者以此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夫惟桓文並稱此夫子之所為到于今也輯春秋齊魯交兵表第三十五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四

南菁書院

春秋大事表卅五 齊魯交兵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桓十年冬十桓十三年春桓十五年夏桓十七年春莊九年夏公

二月丙午齊二月公會紀五月公會齊正月丙辰公伐齊納糾齊

侯衛侯鄭伯侯鄭伯己巳侯于艾 會齊侯紀侯小白入于齊

來戰于郎 及齊侯宋公 盟于黃夏五 月丙午及齊

齊師宋師衛 師戰于奚

師燕師敗績

左傳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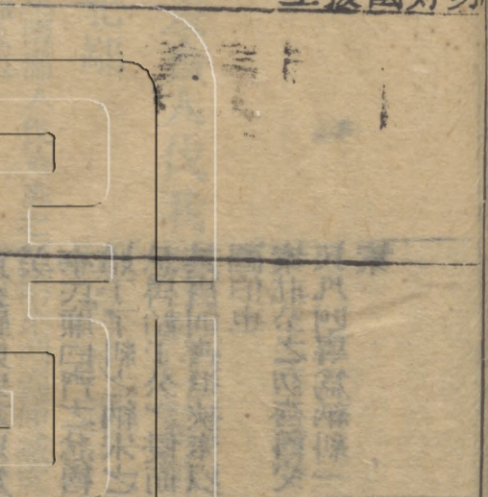
此為齊魯交兵之始穀梁傳其不地于紀氏平謂隱十一年入高氏閔曰紀懼齊之伐齊也矣惜乎其以季氏本曰齊欲吞紀也與鄭衛合魯則專意胡傳趙匡考據經文許叔乘鄭亂以復其人多詐故為此盟示讎之師則可矣春秋授紀者也三國來戰內兵則以紀為主而國齊魯不與師問罪之以不疑俾紀弛怠書其故以其非讎齊

案左氏以為艾之盟左傳盟于黃平齊紀也趙氏與權曰魯莊之

自是再經再賣扁 春秋大事表三十五

蓋為此爾考魯以援先于鄭外兵則以齊足矣安得反為之會而不我慮是以尋盟而德齊也
紀之故與齊不親自為主而先于宋獨取以定其位駭得極有既退魯遂與齊戰于汪氏克竟曰小白繫
齊鄭如紀之後與魯穀梁之說蓋齊紀世理蓋是年為襄公元奚二年齊遂遷紀之齊而糾不稱子則小
不相通已六年矣何離齊人合三國以攻年襄公舊嘗通其妹三邑
由至齊為班耶 紀魯鄭接紀而與戰至是齊魯絕好襄公趙氏鵬飛曰黃之盟明矣魯莊忘讎而納
卓氏爾康曰齊惡魯戰而不地于紀也不之意以為既絕則不齊蓋不欲魯必有以其公子奉少奮長興
為紀謀難則主兵者然紀懼滅亡不暇何得復借名相往來而強之故春盟而夏有師以助不正卒至于
齊也鄭與齊同如紀敢將兵越國助魯鄭好惡之計不得逞也是戰焉
者衛又與齊晉命於以結怨乎 故親至艾而遂魯為黃氏震曰齊之圖紀罪惡善矣
蒲故三國來戰 呂氏大圭曰桓公既此會魯喜大國之志至是十有二年魯為案莊公可謂無人心
案隱公之始魯與齊無所以固紀之道而宿怨而與已和且冀紀納后于王故紀雖者矣父親被弑不聞
鄭為一黨而桓公初往挾鄭以戰幸而勝已盟之後或可借以從魯鄭敗齊而齊僖有一旅之師問罪元
立以篡弑懼見討以齊不知所以促紀之紿紀難不知其引盜不敢報怨猶知畏義年而即為齊主昏二
賂結鄭以昏求齊與亡在此迫夫紀懼亡入室無救于紀而已也至襄公新立春盟年而繼母姜氏會齊
二國尤親未嘗相戰不給然後為黃之盟被其災曰會者外為黃而衷與魯戰于奚侯于祿三年而會齊
伐也至是齊欲圖紀求以安紀亦晚矣 志春秋特書于齊襄齊且無魯豈為魯存師伐衛四年而親與
而紀為魯姻其來戰 吳氏濼曰昔鄭莊助之首年見襄公之乘紀盟豈足恃哉 齊侯為狩五年復會
當以此故左氏之說 齊謀紀今魯桓數為喪為會絕無人理而案魯欲平齊紀益恃齊伐衛納朔抗天王
非也齊為大國豈以鄭會宋繼又同鄭伐魯桓之愚昧受齊玩前日艾之盟謂齊能之而六年而納齊人
鄭班餽小嫌而遽為宋鄭厲德魯故助魯弄為可哀也 屈已與和或能存紀來歸備實納篡弑之
興師明年春正月三救紀而悉反其父之 為魯推愛耳豈知齊賂七年而姜氏會齊
國盟于惡曹孫氏復所為 襄行同狗彘其包藏侯下防于穀八年而

曰謀魯也孫氏覺亦謂以新勝魯而結好亦是齊為主合二國以謀紀懼魯為之援爾經惟書三國而左氏增入一宋九非



禍心別有在何有于治兵圍郕降齊師一紀魯桓至是亦可至襄公之見弑而後以肖矣猶復不悟明已其于弑父之讎年畢遂及夫人如齊卒走惟命不蕪前子之蹈其禍不知其十五于假父辱弱極矣至年邀魯會艾之時其齊君弑國亂反納其諸謀全為此墮其機亡公子以為德躬御械患起宮掖豈不哀 戎旅戰于乾時戰于長勺兵敗不悔何怯 桓公之世齊魯交兵于復讎而勇于助亂凡三專為存紀一案若豈是後世唐中宗之流亞也

莊九年八月莊十年春正夏六月齊師莊十三年冬莊十九年秋
庚申及齊師月公敗齊師宋師次于郕公會齊侯盟公子結媵陳
戰于乾時我于長勺 公敗宋師于于柯 人之婦于鄆

師敗績 乘邱 遂及齊侯宋

左傳公喪戎路傳乘金氏賢曰觀長勺之左傳齊師宋師次于必先以義動諸侯欲而歸 勝則魯與齊戰魯豈耶公字偃曰宋師不重手諸侯必先得魯 公盟冬齊人

皇青經解賈編 春秋大事表三十五

趙氏匡曰內敗不書盡出齊下使莊公移整可敗也宋敗齊必北杏之會宋陳蔡邾此書者納讎喪師以乾時之戰于魯桓遇還請擊之公弗許自皆至猶未有魯也至惡內也

趙氏鵬飛曰春秋內于齊襄未死之日則先犯之公從之犬敗反稷之會而為北否戰未有書敗績者皆勝敗俱榮乃不用之宋師于乘士齊師乃忘長勺之敗而為柯杜氏預曰結在鄆聞為之謹也今莊公內復讎而用之以納讎還杜氏諤曰公不能復侯主也

不當立之君其罪已甚尚何足為諱或者謂以我伐齊為有復讎之名故聖人與之不諱其敗噫莊所納者讎之子而名為復讎有是理乎

汪氏克寬曰春秋凡言敗者是勝彼言戰者為彼所勝也內諱敗言戰乃敗也故奚與并陴之戰實敗也皆不書敗績為公諱也此獨不諱敗者以莊忘父仇而納仇人

李氏廉曰齊之忿魯之不服而不敢與交曰伐也始于子糾之納宋之戰至僖二十六年孝程子曰齊桓始伯責魯始于公之侵而公新之衛怨而與魯魯不基其事故來伐其責則齊桓拔宋以為難侵我西鄙公追吳氏散曰魯之臣送圖伯也

案莊公之初齊魯交計莊十三年至此凡主天國盟不基也是兵凡四專為納糾一歷四十八年以聲其罪而伐之陳亦以結勝其國人之婦而輕慢伯主故與齊宋同與問罪之師

之子惡之也

季氏本曰莊公輔邪奪正志在必爭乾時之戰書及在魯以見齊人本不欲戰而魯決求一逞也

僖二十六年 夏齊人伐我冬公以楚師僖二十八年 文十五年秋

春齊人侵我北鄙 秋公子遂如齊人侵我西

西鄙公追齊 師至鄆弗及

左傳討是二盟也 趙氏鵬飛曰廩之戰 孝公將入而魯救無 虧則孝公之有怨直 也然于十九年既為 齊之盟固當已釋然

左傳衛人伐齊 仲如楚師滅孫 子玉而道之伐齊 冬公以楚師伐齊 取立與魯好絕比相 侵弒又執我命大夫 罪

高氏開曰齊人加兵 聘之 命于天子安可遠引 而入杞之怨釋公子 豺狼之楚以伐親鄰 遂如齊而取穀之憾 之國乎 解伯權之立如此此

魯與齊向為甥舅魯恃盟而無慮齊之心季公乃因其不備而潛師略于西鄙故書人以見其惡

李氏廉曰齊魯之手邵子所謂功之首也自盟柯以來未之有吳氏穀曰魯以楚師也于是再見者天下伐齊取穀幸而季公無伯也推其事迹乾澁卒未及報怨晉文時長勺之兵由于納既伯齊魯俱為受盟料而西鄙北鄙之怨之國則齊不敢背晉始子救齊本非有深盟而報怨故魯使聘憾者然桓公卒能屈齊講好而釋前怨也已于柯盟而季公不案自踐王之後晉文知自反構怨連兵遂倡伯齊魯俱受盟約使楚人得乘間而肆兵爭復息矣三十三其毒孝公之隆先業年而公朝齊因晉又宣哉
案僖公之世齊魯交後魯事齊益恭至支兵凡三則專為無虧十五年而齊商人侵一案自僖十八年我西鄙兵爭復起則至至此猶結怨不已專為子叔姬一案計甚幸乞楚師伐齊不僖二十八年至此凡念齊桓攘楚之功且歷二十一年引盜入室冠履倒置甚矣幸而晉文勃興諸侯俱受盟于踐土

而齊魯復和天下其可一日無伯哉

春秋大事表

卷之二十五

冬十二月齊文十七年夏成二年春齊六月癸酉季襄十五年夏

侯侵我西鄙四月齊侯伐侯伐我北鄙孫行父臧孫齊侯伐我北

遂伐曹入其我西鄙六月

郭 癸未公及齊 侯盟于穀 許叔孫僑如 鄙圍成公救 成至遇

左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郭討其來朝杜註西當為北蓋經齊之跡已顯然矣而

也 高氏閔曰商人執君左傳十六年春正月黃魯之猶未絕齊也

自立諸侯會于扈謀及齊平公有疾伊季既而成公立臧孫許

伐之晉取賂而還由文子晉齊侯于陽穀及晉侯盟于赤棘始

是商人知諸國之無請盟齊侯不肯曰請知魯決意事晉故有

能為益無顧忌一歲侯君閔六月戊辰公北鄙之伐焉 千鞏齊師敗 李氏廉曰此齊之弱

再伐魯惡魯而及曹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案齊自懿公受盟之 首及齊師戰 魯第五役也自鞏戰 暴橫甚矣 盟于鄭止是年復後旋復被弑而魯宣左傳晉卻克將兵救 李氏廉曰齊魯之手伐我北鄙襄仲請盟亦以弑立之故求援魯衛矣西師陳于鞏 悼衰矣三年之間伐 皇青經解讀通 春秋大事表二十五

齊桓未伯之先有長
勺次郎之役晉文未
伯之先有至鄆取穀
之役至此而齊三弱
魯矣雖以子叔姬無
寵之故寔由晉伯之
不振也

于齊終宣公之世曲
卻克傷于矢左并轡
魯者公而有同圍之
事晉而齊魯兵端復
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晉師從齊師入自邱
左昭以紀獻玉馨與
地晉人不可魯衛諫
曰子得其國實我得
地而紓于難其榮多
矣晉人許之秋七月
及齊國在盟于袁婁
使齊歸我汶陽之田
成公之世齊魯交兵
凡二

襄十六年三

秋齊侯伐我

襄十七年秋

冬邾人伐我

襄十八年秋

受伐而再乞盟請盟
不可而納賂使其
臣盟不可而終至親
盟明年商人復戒師
期使無申池之禍則
兵又至魯皆由文公
內寵敬嬴外任襄仲
置國事于不問所以
至此魯之弱文公為
之也
凡三

左傳為齊故也
王氏諫曰魯之四鄙
而莒伐其東齊伐其
北邾伐其南魯之微
弱可知矣三家分政
民不知有君也

月齊侯伐我

北鄙圍成

齊侯伐我北南鄙

齊師伐我北

北鄙

家氏鉉翁曰齊叛晉
而屢以兵加魯欲致
晉而與之戰其志蓋
在于爭伯也

鄆圍桃齊高

鄆

高氏閔曰是時齊益
強有輕諸侯之心前
年北鄙之伐為莒伐
我邾實附齊故亦伐
我南鄙晉會溴梁以
討貳莒邾畏晉往會
而齊獨不至晉執二
君以歸齊乃益復伐
我三年之間齊師五
至于魯矣

厚帥師伐我

北鄙圍防

許氏翰曰四年之中
六伐鄆而四圍邑又
縱邾莒以助其虐諸
侯陵暴未有若是之
甚者也是以動天下
之兵幾亡其國

我南鄙晉會溴梁以

左傳齊人以其未得
志于我故秋齊侯伐
我北鄙圍桃高厚圍
臧紇于防

家氏鉉翁曰自鞏之
戰齊屈于晉而內懷
不平每欲釋憾于魯
以致晉師故令君臣
異道而進

家氏鉉翁曰自鞏之
戰齊屈于晉而內懷
不平每欲釋憾于魯
以致晉師故令君臣
異道而進

我北鄙晉會溴梁以

戰齊屈于晉而內懷
不平每欲釋憾于魯
以致晉師故令君臣
異道而進

戰齊屈于晉而內懷
不平每欲釋憾于魯
以致晉師故令君臣
異道而進

戰齊屈于晉而內懷
不平每欲釋憾于魯
以致晉師故令君臣
異道而進

我三年之間齊師五

戰齊屈于晉而內懷
不平每欲釋憾于魯
以致晉師故令君臣
異道而進

戰齊屈于晉而內懷
不平每欲釋憾于魯
以致晉師故令君臣
異道而進

戰齊屈于晉而內懷
不平每欲釋憾于魯
以致晉師故令君臣
異道而進

冬十月公會襄

二十年秋襄

二十四年襄

二十五年

定七年秋齊

晉侯及諸侯叔老如齊

春仲孫羯帥春齊崔杼帥

國夏帥師伐

國夏帥師伐

皇清經解讀編

春秋大事表三十五

五

同圍齊

左傳冬十月會于魯
齊齊禦諸平陰晉人及是年之澶淵而始取朝歌也魯使叔孫豹救之無功故孟孝弗之戢而又授兵于好亂之夫宜其終不免于禍也
襄之世齊魯交兵凡九于齊歷二君靈公道矣
李氏廉曰自襄二十五年崔杼伐我之後四十餘年兵不至魯至是再見則以晉伯侯子夷儀伐齊齊人復息景公即位有志伐晉救無功于是而直至定七年與晉爭魯而國夏帥師伐我北鄙計襄二十五年至此凡歷四十五年

杜氏預曰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復繼好

師伐我北鄙

左傳報孝伯之師也

我西鄙

許氏翰曰東夏諸侯惟魯事晉故齊伐之家氏鉉翁曰昭公流離顛沛惟齊景是依如是五六年卒不能為之出偏師問意如之罪今乃與無名之師而加魯失方伯之道矣

北鄙

杜氏預曰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復繼好

左傳晉故也

趙氏與權曰齊莊連歲用兵伐衛伐晉伐莒伐魯三年之間曾離顛沛惟齊景是依如是五六年卒不能為之出偏師問意如之罪今乃與無名之師而加魯失方伯之道矣

李氏廉曰自襄二十五年崔杼伐我之後四十餘年兵不至魯至是再見則以晉伯侯子夷儀伐齊齊人復息景公即位有志伐晉救無功于是而直至定七年與晉爭魯而國夏帥師伐我北鄙計襄二十五年至此凡歷四十五年

定八年春正二月公侵齊

月公侵齊

杜氏預曰未得志故孫氏復曰公一歲再伐也
張氏洽曰魯陽虎用事用兵無法故以侵書之

夏齊國夏帥

師伐我西鄙月及齊平

公會晉師于

范氏甯曰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人取謹及闞歸邾子益于

瓦

左傳齊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

魯魯亦兩侵之此時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以賂齊也

邾

易為賂齊以邾婁子益來故也

杜氏預曰將來救我公往會之救不書齊師已去

見魯之睦鄰非復前日之用兵矣孔子用魯其施為如此

杜氏預曰不書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

定分之世齊魯交兵

案是年孔子相會夾谷齊人服義而歸魯國畏為齊所怒而賂田兵爭息矣至哀八

何氏休曰邾婁齊與

瓦四則以齊景爭伯

田兵爭息矣至哀八

范氏甯曰魯前年伐邾致齊來伐取謹邾以邾子益來益齊及闞兵端復起計自定十年至此凡歷十年

案

定十年至此凡歷十年

及闞兵端復起計自定十年至此凡歷十年

案

定十年至此凡歷十年

及闞兵端復起計自定十年至此凡歷十年

案

定十年至此凡歷十年

及闞兵端復起計自定十年至此凡歷十年

案

定十年至此凡歷十年

及闞兵端復起計自定十年至此凡歷十年

哀十年春二哀十一年春夏五月公會哀十五年冬哀二十年夏

月公會吳伐齊國書帥師吳伐齊甲戌及齊平會齊于廩丘

齊 伐我 戰于艾陵齊 帥敗績獲齊 及齊平 會齊于廩丘

左傳八年齊侯使如左傳齊為郟故伐我
 吳請師將以伐我乃及清魯師及齊師戰
 歸邾子秋七月及齊于郊師入齊軍台師
 平冬齊人歸讜及闡齊齊人從之陳權陳
 且辭師于吳吳子曰莊涉泗孟之側後入左傳為郊戰故公會
 昔歲寡人聞命今又以為殿林不狃徐步吳子伐齊五月克博
 革之不知所從將進而死師獲甲首八十王申至于濇甲戌戰
 受命于君九年冬吳齊人不能師宵謀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
 子使來傲帥伐齊十齊人遁是役也再有國書公孫夏闕邱明
 年二月公會吳伐齊用牙于齊師故能入陳書東郭書革車入
 南鄙師于郟齊人弑其軍
 悼公赴于師 王氏樵曰前此無兵于公
 案魯以虛邾之故致及近郊者八年吳師哀公之世齊魯交兵
 吳齊交伐魯賂齊而克東陽而進次于泗凡四則以伐邾一案
 不及吳故齊得地而上此年齊師在清冉而齊魯交兵亦止于
 辭師于吳吳人遷怒于請一子守二子從此

移伐魯之師以伐齊公則諸境不刊居封
 且微魯會伐夫齊以疆之問不可一子帥
 受平之故而歸離闡師背城而戰孟氏始
 之地則齊于魯為有屈勉以右師從從而
 恩矣以辭師之故而又後戰而先奔是時
 吳遷怒伐齊則齊之政在季氏生事起釁
 受伐為魯所累矣魯故二家不肯力前
 不能拒吳之請而居之吳師後之齊師召
 然反噬惟強是從致之使來直至博國都
 齊弑君以說此何理而止兩書伐我見魯
 平皆由季康子之狂之益衰也
 序而公坐受不義之名耳

哀二十一年 哀二十四年

秋八月公及臧石會晉師

齊侯邾子盟伐齊取廩丘

于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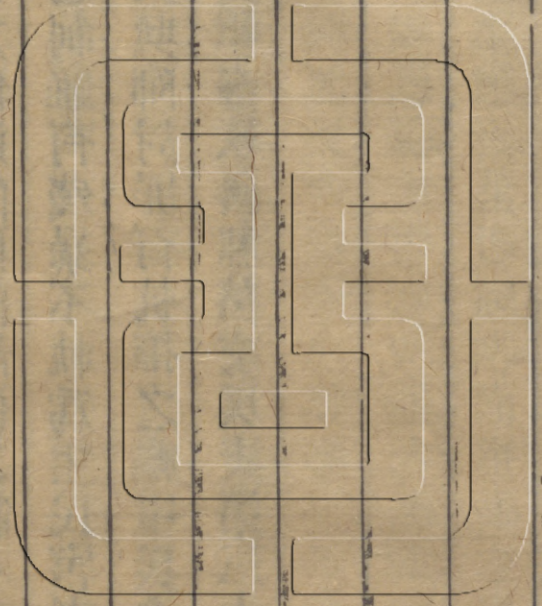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四終

平湖何錫驊
太倉畢長慶校

春秋魯邾莒交兵表敘

嗚呼余觀春秋之世而知封建之為禍烈也魯與邾莒僻處一隅非有關於天下之故然魯虐邾莒莒滅向滅鄆邾滅須句滅鄆而其後皆為魯所吞併最後以邾子益來幾亡邾矣賴吳越而得復中閒仗桓文之霸扶持綿延二百餘年迭相攻伐而斯民之塗炭亦甚矣蓋嘗綜其始終而論之魯邾莒之事終春秋之世凡三變何則魯立國于兗州之曲阜其南則邾其東則莒地小而幅其勢不得不爭然邾列在附庸而莒介于蠻夷故春秋之初魯嘗陵邾而畏莒隱桓皆再盟邾而再伐邾邾不敢報而莒則隱與其微者盟于浮來矣莊以叔姬女其大夫矣隱桓莊三世魯莒未嘗交兵至僖公首年一敗莒師旋即再盟洮向

以弭其隙而邾則僖公之世戰伐無已則以邾近而莒差遠邾弱而莒差強故也至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城鄆而爭鄆之禍起襄四年魯請屬鄆而莒卽滅鄆而爭鄆之禍又起當其時晉悼興霸羣侯方屏息聽命魯以禮義之國兢兢焉軌於法度固敢凌虐弱小而邾莒反恃齊靈而肆橫十年之間莒四伐我而邾再伐我魯凡十六年不伐邾反爲脩平以講好蓋邾莒倚齊以軌魯魯之所恃者晉晉遠不若齊之近又是時晉方以楚鄭爲事無暇理邾莒蓋倚人立國疆弱隨時理固然也至昭之元年而莒有亂季孫以大盜竊國取鄆不已旋而取鄆取鄆不已旋而取鄭而邾則連歲四納其叛人昭公以後莒不復見哀之世無歲不與邾爲難竟俘其君以歸獻於亳社陵蔑弱小之禍至此極矣嗚呼以邾莒之密邇于魯而得終春秋之世不亡者以大國林立環視而莫敢先動然其民之死于戰爭已不可勝數故欲復周初方伯連帥與師討伐之制不若易後世郡縣寓內守令迭更之制雖有殘暴不軌爲生民害者馳一尺符則虐燄頓息孰與夫與師討罪有抗拒之禍甲兵之慘哉春秋列國之事可前鑒矣輯春秋魯邾莒交兵表第三十六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五

南菁書院

春秋大事表卅六

魯邾莒交兵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邾

李氏廉曰春秋內兵之伐國僅二十而書公伐邾者六書

大夫伐邾者八止書伐邾者一邾在魯之宇下而陵弱侵

小之兵史不絕書如此

隱元年三月 隱七年秋公桓八年秋伐桓十五年邾桓十七年二

公及邾儀父 伐邾 邾 八卒人葛人月丙午公會

盟于蔑 左傳為宋討也 孫氏復曰不出主名 來朝 邾儀父盟于

左傳公攝位而欲求邾人入其邾魯儀儀高氏開曰桓自弒立黃氏震曰旅朝諸侯好于邾故為蔑之盟父則元年盟于蔑矣恃其強惡以陵小國朝天子之禮故貶稱邾何罪可警特託為小國皆畏而從之故人 趙

左傳尋蔑之盟也 家氏鉉翁曰隱公立 春秋大事表三十一

張氏治曰苟欲悅宋或曾惟邾恃舊好而不顧至是始伐之

趙氏鵬飛曰儀父益知義者也隱有遜于乘之心則即位三月而即來盟桓有紕逆之惡則定位八年而猶不至桓公憤其然故無故而伐之然邾終不肯即至莊至十五年因卒葛之來不得已而與之俱朝魯伐邾二

秋八月及宋 閔二年夫人僖元年公敗僖二十一年 僖二十二年

人衛人伐邾 姜氏孫于邾 邾師于偃 冬公伐邾 春公伐邾取

左傳宋志也 案是年八月慶父弑胡傳八月懼之魯公左傳須句風姓也夏汪氏克寬曰隱桓皆閔公衰姜與知之成與邾盟九月即敗邾邾人滅須句須句于盟邾而背盟皆以宋季以僖公適邾其仲師于偃直書其事而來奔成風為之言于故以國君之重而其奔莒乃入立之衰姜義自見者也 公冬公伐邾 高氏闕曰歸其使

心無所適主尚足貴 孫于邾齊人取而殺高氏闕曰邾受姜氏魯伐邾五張氏洽曰桓公春與以俱適邾者以莊閔乃既會而敗其師非齊邾盟既而皆背之兩世邾魯未嘗交兵禮也 戰奚伐邾並見一年為相好之國欲藉以魯敗邾四之內蓋其為人瀆信託庇也邾既受僖公案隱桓之世邾魯有而好亂不仁而佳兵則不宜復受姜氏所怨昔盟在魯由莊詒宜其不踰年即見殺以逢喜之怒而明年閔三十餘年繼好息于齊也 即有偃之役 民善惡釋矣僖甫即位乃以邾受姜氏之故詐敗其師背大國之盟結小國之怨終傷之世兵連禍結升陟之敗僖公其自取哉

為我附庸也為我附庸則是我取之也 張氏洽曰僖公非有崇明祀保小寡之公心而徒狗母之私意故無以服邾而致升陟之寇 魯伐邾六

秋八月丁未 僖三十三年 秋公子遂帥文七年春公 三月甲戌取

及邾人戰于夏公伐邾取師伐邾 伐邾 須句 升陟 皆婁 張氏洽曰僖公懷升左傳晉難也 左傳宣文公子焉非陟之忿以晉文方伯案是年為晉靈公之禮也

左傳邾人以須句故在傳以報升陞之役而未敢與報復之師元年方與秦為難杜註僖公反其君之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薛氏季宣曰升陞之今晉文方沒秦狄內汪氏克寬曰僖公雖後邾復滅之今邾文而禦之戰于升陞我役十歲矣邾未始侵訖故君臣間有事而曰私其母家猶假託公于叛邾在魯故公帥敗績邾人獲公胃伐我也夏公伐邾取交伐以取利公義文公乘伯主之使為守須句大夫孫氏復曰亞再取也懸諸魚門其邑秋公子遂又伐家氏鉞翁曰齊桓之喪食土地而舍通逃案隱桓嘗伐邾邾未之無名甚矣宋楚爭霸魯乘之其罪益甚嘗敢報怨今以須句趙氏鵬飛曰僖公在位以伐邾歲于再今魯伐邾九故而大挫魯師則以位三十二年敗邾者晉文方沒秦晉交兵前日之所爭者虛禮三親伐邾取邾邑者魯文乘之而伐邾也而今日之所爭者土也蓋邾不魯附庸多事而侵陵小國地也觀此則僖公之伐之蓋邾不魯附庸多事而侵陵小國取須句非有崇祀保白列五等為諸侯不魯伐邾八寡之公心直貪其土屈于魯故魯必欲服邾而巳矣邾終不服也

文十四年邾宣元年秋邾宣十年公孫成六年邾子成十八年邾人伐我南鄙子來朝歸父帥師伐來朝子來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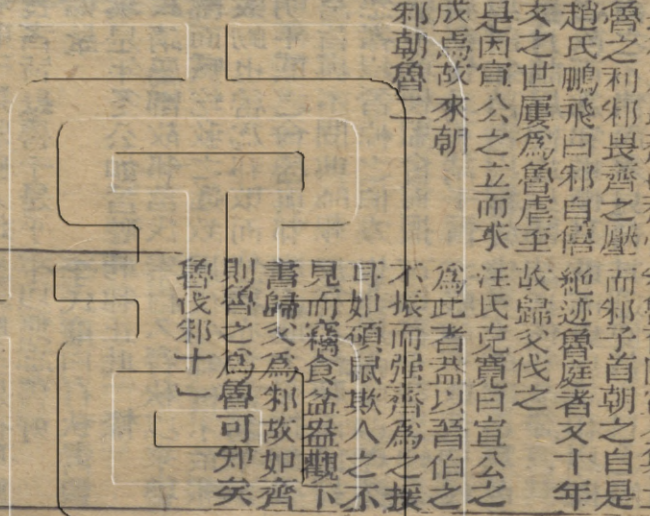
叔彭生帥師黃氏仲炎曰邾自僖文之世嘗與魯抗今邾取繹汪氏克寬曰蓋成公左傳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遂城郟杜註備邾難汪氏克寬曰文公以邾叛臣守須句之地心有憚焉故城內邑以防邾師之至

伐邾

趙氏鵬飛曰僖公之魯之利邾畏齊之壓而邾子首朝之自是世疾于邾也深矣文趙氏鵬飛曰邾自僖絕迹魯庭者又十年公復脩舊怨七年公文之世屢為魯虐至故歸父伐之代邾取須句又城郟是因宣公之立而求汪氏克寬曰宣公之以備之然十三年遷成焉故來朝孫卒而邾復來赴邾邾弱不敢為憾也至是公如晉踰年而反邾蓋伺魯之隙而伐我南鄙不知公之既至也兵未返而叔彭生帥師伐之其報怨速哉

邾伐魯二魯伐邾十



邾朝魯三

邾朝魯四

襄元年邾子襄四年冬滅襄六年冬叔襄十五年秋襄十六年晉來朝

紇侵邾敗于孫豹如邾邾人伐我南人執莒子邾

狐貍 不見經

左傳穆叔如邾聘且脩平

鄙

子以歸

季氏本曰邾子去年朝魯今襄公新立故復來朝以賀之邾朝魯五

左傳冬十月邾人莒高氏閔曰公初即位左傳使告于晉晉將入伐邾臧紇救邾侵邾子來朝四年有狐為會以討邾莒晉侯邾敢于狐貍國人逆駟之戰至是往聘脩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喪者皆慕魯于是乎平以無忘舊好卒遂不克會

始駟

李氏廉曰春秋書魯

王氏貫道曰邾屬于齊而黨于莒齊莒來

案是年冬公如晉聽聘止此一條政請屬邾故邾莒伐案自入春秋以來魯邾而臧紇救之遂致屢伐邾邾曾不敢報敗駟也魯為邾敢而怨魯亦未嘗請平于明年戚之會魯與邾邾至此大受挫刺矣莒皆與不問與師報反為之納明而脩好怨者以晉悼之伯方豈非畏強陵弱顯然盛不敢梗盟會而擅可見者乎蓋畏悼公以楚鄭為事十年之相征伐又不請于晉之嚴明不敢背盟侵問凡十餘盟會魯與以討邾莒者以繼於伐又不敢明言其故邾莒咸在列禦不敢是月請屬邾旋以邾請兵伐邾故諱言其發聲莒于是大肆猖之故而為邾敢慚其敗而更與講和以匿狐貍凡四侵東鄙而邾言之不售而差見晉其迹使若今日之脩亦效尤鋒起則皆魯君臣故且隱忍諱之聘為報元年之來朝之太弱為之招也回不告敗魯史不載故中閭若無狐貍之事視信文之世屢加殘

經亦莫得而書也觀者知此則知經文所暴而不知止者不較明年夏穆叔覲邾太以不書之故矣謂夫若兩轍乎子于晉以成屬邾藉子削之者妄也邾伐魯四便告狐貍之取何以又案此年襄公甫十能屬邾平旋即以屬歲季孫行父卒而仲

能屬邾平旋即以屬歲季孫行父卒而仲聽命于會又明年而故多通使列國不獨邾即為莒所滅晉人一邾也蓋前日之構之來討邾莒之爭鬪怨行父主之此日之皆以屬邾之故一時脩平蔑主之孟孫賢可謂掩耳盜鈴之計者以解仇釋怨繼好矣

邾敗魯三息民為事惜乎其為政不久甫三年而即及叔孫豹豹主年而即及季孫宿至襄十二年而遂有入邾之役矣使獻子常執政何至與邾莒交兵無已哉

襄十七年邾襄十九年諸襄二十年仲襄二十一年襄二十三年

皇清經解續編

春秋大事表二十六

人伐我南鄙 侯盟祝柯晉 孫速帥師伐邾庶其以漆夏邾畀我來

左傳為齊故也 高氏問曰邾之先君 以伐魯為晉所執今 嗣子在喪而復興師 伐魯者叛晉而從齊 齊人使之脩先君之 怨也此祝柯之會所 以復執也

案文宣之世魯屢伐 邾而邾數朝魯自襄 四年以後魯未嘗報 怨而邾屢來伐此其 故何也前此魯與齊 合而邾畏齊今邾與 齊比而魯所恃者晉 晉遠不若齊之近也 故雖執邾莒之君而 猶未止 邾伐魯五

人執邾子取邾 閭邱來奔 奔

左傳邾人驟至以請 侯之事弗能報也秋 弟妻之案是時公在 其邑復納其黨

邾田自瀆水 左傳以其伐我故遂 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晉季孫受之 趙氏鵬飛曰大夫來 奔者自矣而邾獨為 數伐魯至齊平陰敗 後邾失所恃魯復橫 瀆淵而復伐之 庸自受王命不服于 庶其界我相繼受叛 魯魯益憾之虐于邾 人之奔蹴踏如前日 者屢矣及其末年邾 嘗訴于晉魯又畏晉 矣

又案邾莒之恃齊以 而不欲歸疾于邾特 陵魯一也邾再伐而 魯至四伐魯又俱受 盟于澶淵乃一年之 內盟莒而伐邾何報 施頓異哉則以邾曾 為附庸故耳 納邾叛一

魯伐邾十二 盟于平邱邾 春武城人取

冬十月乙亥 襄二十八年 昭十一年 仲昭十三年 同昭二十三年

臧孫紇出奔 春邾子來朝 孫纘會邾子 盟于平邱邾 春武城人取

邾 左傳時事也 高氏問曰邾自晉執 案一年之內邾魯交 納叛人報施之道也 弱矣至是悼公來朝 邾朝魯六

盟于祿祥 人莒人愬于 邾師邾人愬

晉公不與盟 于晉晉人執

晉人執季孫 我行人叔孫

意如以歸 媾

奔仇隙益深至同盟 重印齊晉既睦襄二 十八年邾君來朝昭 元年魯會悼公之葬 徒信邾莒之惡曰我 是以此盟稜祥以脩 之木其善故之以遂 辭魯君而執意如則 是意在貨財而不責 其無君臣之義也何 二月乃歸叔孫

左傳邾人城翼還自 離姑武城人塞其前 斷其後之木而弗殊 邾師過乃推而斃之 邾師過乃推而斃之 邾師過乃推而斃之

左傳邾人城翼還自 離姑武城人塞其前 斷其後之木而弗殊 邾師過乃推而斃之 邾師過乃推而斃之 邾師過乃推而斃之

左傳邾人城翼還自 離姑武城人塞其前 斷其後之木而弗殊 邾師過乃推而斃之 邾師過乃推而斃之 邾師過乃推而斃之

左傳邾人城翼還自 離姑武城人塞其前 斷其後之木而弗殊 邾師過乃推而斃之 邾師過乃推而斃之 邾師過乃推而斃之

左傳邾人城翼還自 離姑武城人塞其前 斷其後之木而弗殊 邾師過乃推而斃之 邾師過乃推而斃之 邾師過乃推而斃之

左傳邾人城翼還自 離姑武城人塞其前 斷其後之木而弗殊 邾師過乃推而斃之 邾師過乃推而斃之 邾師過乃推而斃之

左傳邾人城翼還自 離姑武城人塞其前 斷其後之木而弗殊 邾師過乃推而斃之 邾師過乃推而斃之 邾師過乃推而斃之

得為伯討乎

魯取邾師一

昭二十七年 昭三十一年 定三年 仲孫定十四年 邾 定十五年 春

邾快來奔 邾黑肱以濫何忌及邾子牙來會公 正月邾子來

來奔 盟于披 朝

高氏開曰快亦二叛人之黨 左傳賤而書名重地 汪氏克寬曰魯以大

家氏鉉翁曰快賤者左傳賤而書名重地 夫而盟邾君案君臣

宜不足錄春秋錄之故也 而無所遺誅意知之納邾叛四 之分也邾隱公父喪

無君也 納邾叛三 魯盟邾四 父子之親也

夏邾子來奔冬城漆 哀元年 仲孫 哀二年 季孫 哀三年 季孫

喪 何忌帥師伐斯叔孫州仇 斯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帥師師城啟陽

趙氏鵬飛曰邾自昭 案夏奔喪而冬即謀 邾 公之世為魯所慮定 伐邾其死先君亦亟

公為披之盟終其世 矣定公在位十五年 趙氏鵬飛曰定公之

不犯于邾邾人德之 諸大夫絕不敢伐邾 世撫邾為厚自披之

故來會來朝今又忘 身死甫六月而旋即 盟疆場宜諡未嘗以

其卑屈而奔喪于禮 城邾邑則定公猶能 一兵相遺邾亦事魯

雖非而其情則惻矣 整飭其下不至如昭 為動會公比蒲朝公

哀之辱懦矣 于魯定公之討倒屣 而奔喪然邾魯之好

魯城邾邑一 實出定公之志諸大 夫不欲也故公未賧

目而城漆哀公即位 席采即而伐知何 先君撫之厚而嗣君

虐之速哉此非公意 也 穀梁三人伐而二人 盟各盟其所得也

家氏鉉翁曰知子奔 喪戚死者以感動生 獨無得蓋季氏四分

者冀其不為侵暴爾 有其二昭公伐意如 而叔孫氏救之陽虎

會幾何曰何忌以兵 囚桓子而孟孫氏救 之故以所得歸二家

春秋大事表

卷三十一

六

冬十月叔孫哀六年春城冬仲孫何忌哀七年公伐哀八年春吳

州仇仲孫何邾 帥師伐邾 邾八月己酉伐我

忌帥師圍邾 入邾以邾子

高氏開曰是年冬伐高氏開曰魯必欲滅邾明年遂入邾邾益邾而後也自公即位以來四用兵于邾矣

李氏廉曰來會來朝微弱魯以不義疆城以聚之邾豈無意乎

邾沂田受緯盟猶不繫之邾豈無意乎

免圍不至以邾子益

來不止

不書恐加祀成之

不見于經耳

魯城邾邑三

邾特齊也其後邾邾眾保于繹以邾子

亦曰哀邾雖自卑以夷鴻請救于吳

事魯而三家伐邾不魯伐邾十六

已則魯在魯臣非君

之故而魯亦非昔曰

為季氏私邑茅夷鴻

志未厭也明年遂復

圖邾

魯伐邾十四

魯盟邾五

夏齊人取謹歸邾子益于哀二十七年

及闡 邾 越子使后庸

來聘且言邾

田封于駘上

杜註欲使魯還邾田

黃氏仲炎曰魯以不封竟至駘上

道肆虐于邾物極必案邾之國賴吳而得

反于吳攻其國齊存邾之封竟賴越而

取其田不勝困辱乃復以周公之後而肆

始歸邾子易所謂不

威不懲小人也哉

之功當不在申包胥下

莒

莒與魯為列國差侃疆非若邾之附庸能卑屈于魯也故

皇清經解續編

春秋大事表二十六

七

始而爭向繼而爭鄆爭鄆中閒附于齊更想于晉楚致叔
孫見執意如為囚兵端與春秋相終始其公以後不復見
矣

隱二年夏五冬紀于帛莒隱八年公及桓十二年公桓十六年冬

月莒人入向子盟于密 莒人盟于浮會紀侯莒子城向

案穀梁以向為我邑在傳魯故也

來

盟于曲池

趙氏鵬飛曰向界莒魯之境上本非莒邑

我則非我邑也愚謂繻字莒魯有怨紀侯至傳成紀好也

杜註曲池魯地在今故莒魯交爭互以為

向雖非我邑而莒魯既昏于魯故使大夫杜註二年紀莒盟于

兗州府曲阜縣東北已邑而其交爭自今日之城向始故聖人

之兵端自此始桓十盟莒以和解之 密為魯故今公壽之四十里

六年城向宣四年公杜註密莒邑城陽濰浮來紀邑今山東沂程子曰隱二年紀莒謹志之

階故列于莒魯兵爭今山東萊州府昌邑家氏鉉翁曰魯莒有難故魯桓與之盟莒

之首 趙氏孟何曰莒雖小國東夷之雄者也其為患不減于荆吳自

入春秋未有入人之國者而莒人向未有取人之地者而莒取杞牟婁放恣無忌

之君卒不至以望國之君而盟小國之臣謙而不中禮者也 魯盟莒一

莊二十七年僖元年公子僖二十五年僖二十六年文十二年季

莒慶來逆叔友帥師敗莒冬十二月公會孫行父帥師

姬 師于鄆獲莒會衛子莒慶莒子衛甯速城諸及鄆

汪氏克寬曰莒慶微國之大夫而莊公以女妻之又自為之主 在傳慶父弑閔公季左傳衛人平莒于我左傳魯洮之盟也 是

不君亦甚矣 友以僖公適邾其仲盟于洮脩衛文公之杜註向莒邑震宇記孫氏復曰帥師而城 州府

案隱公以君而盟莒 莒莒乃入立之以賂好且及莒平也 莒州南七十里向畏莒故也 張氏洽曰莒魯爭鄆

國之臣莊公又與其求其仲于莒莒人歸杜註莒以元年酈之城 趙氏鵬飛曰洮之會始于此前此莒未嘗

大夫為婚媾屈體以之乃縊冬莒人來求役怨魯衛文公將平趙氏鵬飛曰洮之會始于此前此莒未嘗

求媚異乎其待邾矣 賂公于友敗諸鄆獲之未及而卒故成公衛意也衛平莒魯而與魯有爭且未嘗有 已不親之何以必信事于鄆今行父帥師

陳氏傅良曰莒慶仇莒子之弟單 追成父志 已不親之何以必信事于鄆今行父帥師 為強國入向取杞牟公時文姜嘗再加莒單之後未嘗適于魯必親至莒之于魯其 莒之讎自此始 婁納公子慶父吾君放恣活佚魯人不問其怨深矣衛成繼立怨莒矣一旦復通于 莒民仲炎曰城其國

特會外大夫自浮來故慶父藉為遁逃王斬然在衰經之中為魯慮有不測故先以邑宜無待乎帥師而之盟始以是知慶之及莒人以賂歸之得會以平之其心亦聖大夫聽命而測魯之郵莒邑也慮莒必爭敢仇也

正國典明年復來求人之所許然平莒而情也今向之盟莒意故須將兵以往
賂魯人敗之前此魯莒不至以慶如會也莒知魯尚平乎已黃氏震曰二邑近費嘗媿莒至此乃一交何益于平蓋此時莒今將與魯為會而已而介于莒他年宿伐

疑魯之不肯平故權木躬行非所以為平莒取郵叔弓疆其田以大夫聽命則此盟故莒子必親至而衛費于是始大

猶未成也至明年向第便大夫與軟而已案魯自隱桓莊三世之重而乃成矣故聖人兩無貶辭皆屏體于莒至僖之

汪氏克寬曰莒慶魯吳氏啟曰逃盟莒子元年一交兵旋即比之不親至僖公必欲與年兩會以弭其隙魯

于上國逐來會盟君莒子盟故復為此會人待莒可為至矣而盟大夫自浮來而已案自十二月至正月季孫忽以封殖費邑

然矣魯公兩屈君駕先盟之故造費于莒遂終其大夫而後盟其君魯之世其屈意就莒至矣城郭二

宣四年公及宣十一年公襄四年邾人襄八年莒人襄十年秋莒齊侯平莒及孫歸父會齊莒人伐郕滅伐我東鄙人伐我東鄙

邾莒人不肯人伐莒 紇救郕 左傳以疆郕川 高氏問曰郕田接于 左傳問諸侯之有事

公伐莒取向 趙氏鵬飛曰齊魯平 案是年冬公如晉請 魯而疆界不明故興 汪氏克寬曰莒屢同

趙氏鵬飛曰向在莒 公伐莒取向而齊未 伐郕滅紇救郕侵邾 屬于莒矣 晉悼之盟而乘間加

魯之問噫二年莒人 有所獲故亦加兵于 敗于狐駟至六年莒 王氏懋曰莒滅郕伐 甚矣 莒加兵于魯一

入向向遂滅地屬于 莒魯亦總兵而會伐 人遂滅郕八年以疆 魯以疆郕田其為奸 莒加兵于魯一

莒至是為魯所取焉 欲復取巨以與齊 郕田伐魯東鄙此又 齊盟大夫而伯討不 及晉方慮楚故也

家氏鉉翁曰魯之與 家氏鉉翁曰十年伐 為莒魯交兵之始 案四年公如晉請屬 郕晉以郕屬魯則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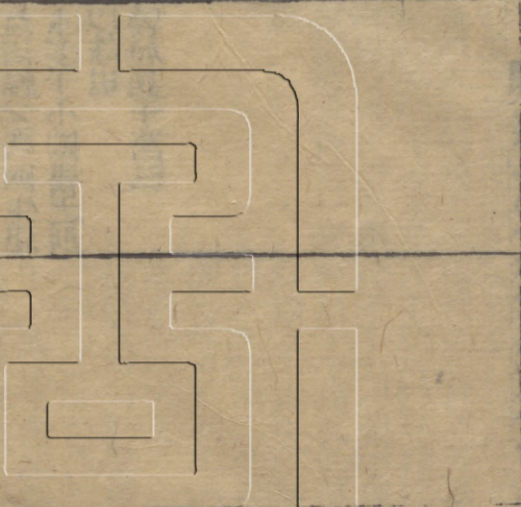
萬積不相下徒挾齊 邾取釋此年會齊伐 人之威力而要莒以 莒皆歸文為國生患 不惟得魯之援而且 魯自知力不能庇郕

必從其不肯宜矣據 求多于小國書之所 以誅也 則儼狂庇于晉矣乃 莒一旦滅之不惟魯

無道甚矣 魯加兵于莒三 不敢爭且不敢請于 晉以討莒魯何畏莒 之甚且晉以亡郕故 討魯致季武子如晉

案邾為沂州府邾城 縣莒為沂州府莒州 本鄰近以疆場啟怨 魯加兵于莒二 謝亡郕而不聞帥諸

取向三 春秋大事表二十六



侯討莒晉何愛莒之
深且楚聽莒人之怨
而欲以叔孫為戮晉
聽莒人之怨而平邱
辭魯不盟莒自滅即
以後晉之征伐會盟
無不與若不知其有
滅節之事者又當悼
公嚴明之世何刻于
魯而寬于莒也此皆
事之不可解者
莒加兵于魯一

襄十一年莒季孫宿帥師襄十四年莒襄十六年晉襄二十年仲

人伐我東鄙救台遂入鄆人侵我東鄙人執莒子邾孫速會莒人

圍台

左傳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為公趙氏鵬飛曰季孫宿入鄆非兵首也而莒猶以為憾侵我東鄙公莒舉此公

子以歸

盟于向

高氏闕曰莒人問歲
高氏闕曰莒人問歲
宜其釋怨同好矣而
見伐不已則魯弱可
能守復為莒所取今
年魯許于晉晉人執

左傳春及莒平督揚
之盟故也
杜註莒數伐魯前年
諸侯盟督揚以和解

知莒加兵于魯三

復取之
魯加兵于莒四
入鄆四

而釋之然後少俊二
十年為向之盟而魯
始無東鄙之患
莒加兵于魯四

之故二國復自其盟
痛其好
高氏闕曰向本莒邑
宣四年取之者也自
是十五年不交兵
魯盟莒五

昭元年三月秋叔弓帥師昭四年九月昭五年夏莒秋七月戊辰

取鄆

疆鄆田

取鄆

率夷以牟婁叔弓帥師敗

及防茲來奔莒師于蚡泉

左傳晉楚會于蕪尋左傳因莒亂也
宋之盟也季武子伐王孫葆曰魯因莒亂
莒取鄆莒人告于會出不意而取得之為
楚告于晉曰尋盟未易今欲固其所得則
退而魯伐莒潰齊盟莒人必來爭故遺卿
請戮其使趙孟請請帥師而疆之也百襄
楚曰莒魯爭鄆為日任氏公輔曰帥師疆
久矣苟無大害于其之豈獨有虞于莒
社稷可無元也封疆鄆民亦不服所以必
之則何國蔑有吳漢欲帥師也
有釁楚之執事豈其案文十二年季孫行
顧盟莒之疆事楚勿父帥師城鄆後復為

左傳牟夷非卿而書
尊地也
胡傳邾莒之大夫名
姓不登于史策牟夷
易為以姓氏通以地
叛雖必書
案是時公在晉而季
孫受之欲陷其君也
左傳莒人怨于晉晉
入欲止公范獻子請

與知不亦可乎固請莒所取成九年楚子
諸楚楚人許之 重圍莒入鄆此時鄆
家氏鉉翁固不書伐蓋屬莒也至此年疆
莒為魯諱亦以貶也 鄆田則與莒人分明
昭公新立豈知為此 疆界莒甘心讓與魯
皆季氏所為爾蓋救矣 訴與晉楚大國而
台入鄆之時欲取未 俱不之問自知其方
得至是取之 不能爭無可奈何田
季氏廉曰若書伐莒 是鄆長為魯有昭二
則是以討賊予魯也 十五年齊侯取鄆以
不書伐而書取直收 居公節此
奪而已矣 疆鄆六

歸之而以師討焉是
時季氏通于范范之
言非為公乃為季也
恐益重季氏之罪爾
然正月如晉秋七月
乃歸危亦甚矣
納叛邑八

昭六年季孫 昭十年季孫 昭十二年夏 昭十三年秋 昭二十二年
宿如晉拜莒 意如叔弓仲公如晉至河 晉合諸侯于秋七月莒子

田

孫獲帥師伐乃復

平邱邾人莒 庚與來奔

杜註謝前年受辛夷
邑不見討

莒

左傳取鄆之役莒人
愬于晉晉有平公之

人愬于晉晉

季氏本曰庚與之奔
國人逐之魯書去疾
之喪故以魯為託而

高氏闕曰莒既伐魯
則魯有辭是以晉受
季孫之聘而不見討

左傳平子伐莒取鄆
獻俘始用人于亮社
杜註取鄆不書公見
討于平邱魯諱之

季孫意如以

案自此以後莒魯交
爭之事不見于經傳
二十五年昭公孫二
十六年莒邾從齊盟

歸

案見時莒益弱矣國
內有亂而季氏方與
晉大夫比雖取邑納
叛而不討所以魯益
無忌憚

案晉十二年辭公
十三年執意如以歸
則為討得其罪矣情
平終伏其罪由晉亦
失其政而疆家以同
惡相庇故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五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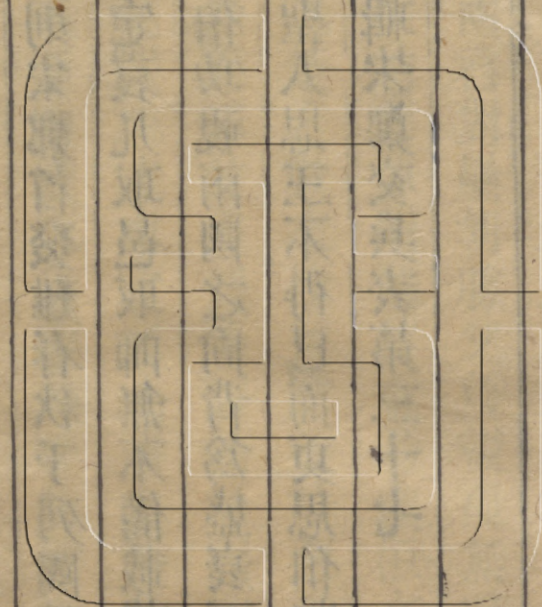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續編 春秋大事表二十六

平湖何錫驊 漢州張祥齡校

春秋宋鄭交兵表敘

春秋之初宋鄭號中原大國宋紹微子之封而鄭取號檜之地地既偏近力又相埒故其勢常至于鬪爭乃吾統觀春秋宋鄭之故而知天下不可以一甘而無伯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宋鄭凡四十九交戰然其局凡三變蓋當初年晉楚未興齊亦僻處東服其時犬牙相錯者惟宋魯鄭衛而鄭莊以善用兵常結援于齊而藉其力繼又結魯宋合衛陳蔡以搢之而不能當也至宋馮之世始立突繼又責賂而讎突後復助突以求入交戰尤數當是時魯桓衛惠鄭厲宋莊俱負篡弑大惡號稱四凶相與逐利棄信結黨崇奸競用干戈朝盟夕改生民之塗炭極矣此春秋之一大變也至齊桓興而兵爭息桓歿而宋襄以

爭伯一戰而軍敗身傷晉文襄起而兵爭又息當是時宋鄭之君俱共玉帛以從容于壇坫之上閒一用兵不過帥敝賦以從大國之後無兩君對壘朝勝夕負報復無已者亦足見霸功之有益于人國矣迨晉悼嗣伯其事乃與桓文少異晉合天下之力以爭鄭鄭患楚之數來屢盟屢叛故惡于宋以激諸侯之兵使楚疲于奔命而不敢與晉爭而後乃固與晉時交戰尤數十年凡十三戰此宋鄭之事之一變也蕭魚以後悼公及平公之初海內嬉恬至向戌弭兵宋鄭更僕僕于晉楚之廷民不苦于戰鬪而苦于供億兩國息于兵戎者六十八年而陳蔡卒坐受楚滅其事得失又相半至春秋之末晉楚俱衰齊景欲圖伯而不終宋景乃率其祖之故智伐邾滅曹妄意爭伯與鄭以隙地敗釁驟興兵革卒至彼此交取師全軍覆歿得不償矣此又宋鄭之事之一大變春秋將夷而爲戰國矣統計伯功之始終始于齊桓之北杏訖于晉昭之平邱首尾凡百四十有八年每當伯功之息則宋鄭首發難春秋于列國戰爭不悉書獨于兩國自隱桓至定哀凡取邑取師無不備載蓋以其地踞中原關于天下之故伯功視兩國之向背爲盛衰而兩國又視伯功之興廢爲休戚聖人思王不得已而更思伯其亦有見于此乎余故撮略其事輯宋鄭交兵表第三十七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六

南菁書院

春秋大事表卅七 宋鄭交兵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隱四年夏宋秋翟帥師會隱五年九月冬宋人伐鄭隱六年冬宋

公陳侯蔡人宋公陳侯蔡邾人鄭人伐圍長葛 人取長葛

衛人伐鄭 人衛人伐鄭宋 左傳以報入郟之役宋取鄭邑一

左傳宋殤公之即位左傳秋諸侯復伐鄭左傳宋人取邾田邾也公子馮出奔鄭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人告于鄭曰請君釋人欲納之及衛州吁之羽父固請而行諸侯于宋成邑為道鄭立欲求罷于諸侯使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入以王師會之伐宋告于宋曰君伐鄭以其未而還入其郟以報東門之除君害成邑以賦與案此服虔謂即位之役

陳蔡從于是宋公陳再戰也宋鄭交兵二案此服虔謂即位之役

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案左傳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服虔謂殤公以隱四年即位此

鄭無與宋鄭交兵三

邾田係宋邾交兵與

即位之第一戰也宋鄭交兵一

隱九年傳鄭隱十年夏翟秋宋人衛人蔡人衛傳九月戊寅

人以王命來帥師會齊人入鄭 人伐戴鄭伯鄭伯入宋

告伐宋冬公鄭人伐宋六 左傳七月庚寅鄭師入鄭猶在鄭宋人衛人乘虛入鄭

會齊侯于防月壬戌公敗 案此服虔謂即位之戰八月壬戌鄭伯圍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

謀伐宋 宋師于營 杜註三國之師在戴故鄭伯合圍之

案此服虔謂即位之六戰也然據傳文鄭人來告伐宋冬公會齊謀伐宋向未實有其事如何成爲一戰而六年冬宋人取長葛與前年之圍自是兩事服反不列此似未當

左傳庚午鄭師入師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案此服虔謂即位之七戰也宋鄭交兵六

左傳宋執鄭祭仲使納厲公亦執厲公而求賂厲公立宋多責左傳報宋之戰也焚左傳是年五月鄭厲公謀殺祭仲不克出奔蔡九月入居于櫟

左傳宋傷公立十年十一戰大宰督因民之不堪命弑傷公召公子馮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却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案十年十一戰正義引服虔說只有取邾案是侍宋鄭息兵已田非是其餘皆宋鄭交兵事也至立莊公以後宋鄭已解仇釋結魯以伐宋足見宋伐告而不以取邑者結直至莊公立突賁賂復興兵無慮也

左傳宋執鄭祭仲使納厲公亦執厲公而求賂厲公立宋多責左傳報宋之戰也焚左傳是年五月鄭厲公謀殺祭仲不克出奔蔡九月入居于櫟

隱十一年傳桓二年三月桓十二年十桓十四年冬桓十五年冬

冬十月鄭伯公會齊侯陳有二月及鄭十有二月宋十有一月公

以號師伐宋侯鄭伯于稷師伐宋丁未人以齊人蔡會宋公衛侯

壬戌大敗宋以成宋亂 戰于宋 人衛人陳人陳侯于袤伐

師 左傳宋傷公立十年十一戰大宰督因民之不堪命弑傷公召公子馮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却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案十年十一戰正義引服虔說只有取邾案是侍宋鄭息兵已田非是其餘皆宋鄭交兵事也至立莊公以後宋鄭已解仇釋結魯以伐宋足見宋伐告而不以取邑者結直至莊公立突賁賂復興兵無慮也

宋不告命故不書 案此服虔謂即位之十一戰也宋鄭交兵十

左傳宋傷公立十年十一戰大宰督因民之不堪命弑傷公召公子馮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却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案十年十一戰正義引服虔說只有取邾案是侍宋鄭息兵已田非是其餘皆宋鄭交兵事也至立莊公以後宋鄭已解仇釋結魯以伐宋足見宋伐告而不以取邑者結直至莊公立突賁賂復興兵無慮也

左傳宋傷公立十年十一戰大宰督因民之不堪命弑傷公召公子馮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却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案十年十一戰正義引服虔說只有取邾案是侍宋鄭息兵已田非是其餘皆宋鄭交兵事也至立莊公以後宋鄭已解仇釋結魯以伐宋足見宋伐告而不以取邑者結直至莊公立突賁賂復興兵無慮也

左傳宋傷公立十年十一戰大宰督因民之不堪命弑傷公召公子馮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却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案十年十一戰正義引服虔說只有取邾案是侍宋鄭息兵已田非是其餘皆宋鄭交兵事也至立莊公以後宋鄭已解仇釋結魯以伐宋足見宋伐告而不以取邑者結直至莊公立突賁賂復興兵無慮也

左傳宋傷公立十年十一戰大宰督因民之不堪命弑傷公召公子馮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却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案十年十一戰正義引服虔說只有取邾案是侍宋鄭息兵已田非是其餘皆宋鄭交兵事也至立莊公以後宋鄭已解仇釋結魯以伐宋足見宋伐告而不以取邑者結直至莊公立突賁賂復興兵無慮也

左傳宋傷公立十年十一戰大宰督因民之不堪命弑傷公召公子馮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却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案十年十一戰正義引服虔說只有取邾案是侍宋鄭息兵已田非是其餘皆宋鄭交兵事也至立莊公以後宋鄭已解仇釋結魯以伐宋足見宋伐告而不以取邑者結直至莊公立突賁賂復興兵無慮也

左傳宋傷公立十年十一戰大宰督因民之不堪命弑傷公召公子馮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却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案十年十一戰正義引服虔說只有取邾案是侍宋鄭息兵已田非是其餘皆宋鄭交兵事也至立莊公以後宋鄭已解仇釋結魯以伐宋足見宋伐告而不以取邑者結直至莊公立突賁賂復興兵無慮也

桓十六年夏 莊十五年秋 莊十六年夏 僖六年夏 公僖二十二年

四月公會宋 鄭人侵宋 宋人齊人衛 會齊侯宋公夏宋公衛侯

公衛侯陳侯 左傳諸侯為宋伐鄭 人伐鄭 陳侯衛侯曹許男滕子伐

蔡侯伐鄭 案鄭突處標二十年 左傳宋故也 伯伐鄭圍新鄭

程子曰突善結諸侯 故皆為之致力屢伐 鄭之盟蓋欲以嘗試 之師于宋又背是年 欲得宋之心而弭鄭 城

劉氏微曰伐鄭以納 突不書納不與其納 齊即與諸侯伐之仍 宋伐鄭一 盟故也

案前日之伐突與今 日之助突蔡衛陳皆 與何侯合侯離若是 三國惟宋是聽而宋 焉惟利是圖獨魯桓 始終無異心蓋桓與 鄭厲同惡相濟而材 力又足相埒且欲邀 其援紀而反乃父之 所為也故甘為之盡 死力而不辭建魯桓 死而伐鄭之師亦不 復舉矣

宋伐鄭三 案齊桓未伯以前鄭 厲宋莊之世交兵凡 四 未嘗以私怨交一矢 僖六年新鄭之役乃 從伯令則齊桓之績 偉矣洎齊桓歿宋襄 嗣伯鄭料其不能抗 楚如楚往朝宋不量 力而遠伐鄭致橫挑 強楚軍敗身傷此宋 自取釁非鄭之罪也 宋伐鄭一

案前日之伐突與今 日之助突蔡衛陳皆 與何侯合侯離若是 三國惟宋是聽而宋 焉惟利是圖獨魯桓 始終無異心蓋桓與 鄭厲同惡相濟而材 力又足相埒且欲邀 其援紀而反乃父之 所為也故甘為之盡 死力而不辭建魯桓 死而伐鄭之師亦不 復舉矣

案齊桓未伯以前鄭 厲宋莊之世交兵凡 四 未嘗以私怨交一矢 僖六年新鄭之役乃 從伯令則齊桓之績 偉矣洎齊桓歿宋襄 嗣伯鄭料其不能抗 楚如楚往朝宋不量 力而遠伐鄭致橫挑 強楚軍敗身傷此宋 自取釁非鄭之罪也 宋伐鄭一

案齊桓未伯以前鄭 厲宋莊之世交兵凡 四 未嘗以私怨交一矢 僖六年新鄭之役乃 從伯令則齊桓之績 偉矣洎齊桓歿宋襄 嗣伯鄭料其不能抗 楚如楚往朝宋不量 力而遠伐鄭致橫挑 強楚軍敗身傷此宋 自取釁非鄭之罪也 宋伐鄭一

案齊桓未伯以前鄭 厲宋莊之世交兵凡 四 未嘗以私怨交一矢 僖六年新鄭之役乃 從伯令則齊桓之績 偉矣洎齊桓歿宋襄 嗣伯鄭料其不能抗 楚如楚往朝宋不量 力而遠伐鄭致橫挑 強楚軍敗身傷此宋 自取釁非鄭之罪也 宋伐鄭一

案齊桓未伯以前鄭 厲宋莊之世交兵凡 四 未嘗以私怨交一矢 僖六年新鄭之役乃 從伯令則齊桓之績 偉矣洎齊桓歿宋襄 嗣伯鄭料其不能抗 楚如楚往朝宋不量 力而遠伐鄭致橫挑 強楚軍敗身傷此宋 自取釁非鄭之罪也 宋伐鄭一

案齊桓未伯以前鄭 厲宋莊之世交兵凡 四 未嘗以私怨交一矢 僖六年新鄭之役乃 從伯令則齊桓之績 偉矣洎齊桓歿宋襄 嗣伯鄭料其不能抗 楚如楚往朝宋不量 力而遠伐鄭致橫挑 強楚軍敗身傷此宋 自取釁非鄭之罪也 宋伐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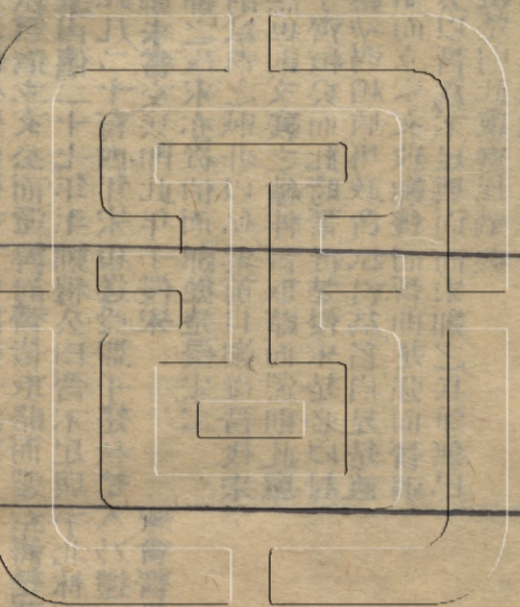
案齊桓未伯以前鄭 厲宋莊之世交兵凡 四 未嘗以私怨交一矢 僖六年新鄭之役乃 從伯令則齊桓之績 偉矣洎齊桓歿宋襄 嗣伯鄭料其不能抗 楚如楚往朝宋不量 力而遠伐鄭致橫挑 強楚軍敗身傷此宋 自取釁非鄭之罪也 宋伐鄭一

案齊桓未伯以前鄭 厲宋莊之世交兵凡 四 未嘗以私怨交一矢 僖六年新鄭之役乃 從伯令則齊桓之績 偉矣洎齊桓歿宋襄 嗣伯鄭料其不能抗 楚如楚往朝宋不量 力而遠伐鄭致橫挑 強楚軍敗身傷此宋 自取釁非鄭之罪也 宋伐鄭一

僖二十七年文十七年春宣元年秋楚宋公陳侯衛冬晉人宋人

冬楚人陳侯晉人衛人陳子鄭人侵宋侯曹伯會晉伐鄭

春秋大事表二十七



蔡侯鄭伯許人鄭人伐宋

左傳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

師于棗林伐

左傳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

男圍宋

左傳晉荀林父帥師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及諸侯伐宋曰何故又會諸侯于庭將為鄭

鄭

高氏閔曰宋怨鄭與楚之侵復請晉伐鄭

案自宋襄敗訶以後天下諸侯靡然從楚魯及晉衛且然鄭不足責矣

案自僖二十七年至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也遂連兵伐之夫晉以貪賂致諸侯之叛不能退而自責乃勞師以遂宋之復怨况宋人弒君豈可與之合兵哉

宋會晉伐鄭一

宋從晉伐鄭二

鄭從楚圍宋一

鄭之伐宋亦從伯而鄭從楚侵宋二

宋會晉伐鄭一

宋從晉伐鄭二

自僖十七年齊侯小討弒君之賊非以私案前日鄭從晉伐宋自卒至二十八年晉怨也則文襄之績伴晉取賂而還則此舉交踐土之盟中間隔于齊桓矣而此時晉從楚侵宋楚必以討靈幼弱趙盾專政弒君為名自是楚直賂而立宋文致鄭穆而晉曲楚強而晉弱公以晉為不足與而宋鄭之兵爭無已從楚則此舉實為禍矣

首由是宋鄭之兵爭復起

鄭從晉伐宋一

宣二年春王夏晉人宋人宣十年六月成三年春王成十年五月

二月壬子宋衛人陳人侵晉人宋人衛正月公會晉公會晉侯齊

華元帥師及鄭

人曹人伐鄭侯宋公衛侯侯宋公衛侯

鄭公子歸生

左傳趙盾及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曹伯伐鄭

曹伯伐鄭

帥師戰于大

左傳諸侯伐鄭討鄭討其貳于楚執諸銅

曹伯伐鄭

左傳鄭伯如晉晉人

棘宋師敗績

案是年九月趙盾前禮讓也今晉擒陳弒

宋從晉伐鄭二

左傳鄭伯如晉晉人

命于楚伐宋宋華元

弒靈公此行實無意逆之大惡而汲汲子

宋從晉伐鄭二

左傳鄭伯如晉晉人

樂呂禦之戰于大棘

侵鄭特因救焦之役爭鄭反以討逆遣楚

宋從晉伐鄭二

左傳鄭伯如晉晉人

宋師敗績囚華元獲

始以為名以悅宋之至使楚挾仗義之名

宋從晉伐鄭二

左傳鄭伯如晉晉人

案自伯統既興以後

為大言以班師至弒人以示貶

宋從晉伐鄭二

左傳鄭伯如晉晉人

宋鄭交兵俱從晉楚

君之後遂不復以雪宋從晉侵鄭一

宋從晉伐鄭二

左傳鄭伯如晉晉人

無兩國自合戰者或

宋恥為事宋鄭之兵

宋從晉伐鄭二

左傳鄭伯如晉晉人

迫于疆令而非其意

爭復息

宋從晉伐鄭二

左傳鄭伯如晉晉人

或不得已而乞師大

宋從晉侵鄭三鄭穆

宋從晉伐鄭三

左傳鄭伯如晉晉人

國以免滅亡今宋鄭

宋文之世宋鄭交兵

宋從晉伐鄭三

左傳鄭伯如晉晉人

為敵國乃公然受楚

凡六

宋從晉伐鄭三

左傳鄭伯如晉晉人

皇清經解

春秋大事表三十七

四

四

命伐宋兩軍對壘至
厥其主將鄭之罪亦
重矣然所以然者由
宋負弑君之罪鄭以
討賊為名故鄭卒勝
而宋卒敗爾
鄭伐宋三

成十六年夏 成十七年夏冬公會單子 成十八年夏冬楚人鄭人

四月鄭公子公會尹子單晉侯宋公衛 楚子鄭伯伐 侵宋

喜帥師侵宋 子晉侯齊侯 侯曹伯齊人 宋宋魚石復

宋公衛侯曹 邾人伐鄭 入于彭城 鄭從楚侵宋二

伯邾人伐鄭 宋從晉伐鄭五 左傳鄭伯侵宋及曹
時鄭威公以楚王集門外遂會楚子伐宋
一矢之故堅從楚故晉取朝邾楚子辛鄭皇
厲三假王命以討之辰侵城郟取幽且同
而不服成十六年秋伐彭城納五大大以
伐鄭宋衛以後至故三百乘成之而還

是年晉敗楚于鄢陵 宋從晉伐鄭四

不書 鄭從楚伐宋一
晉景厲之世宋鄭交是年晉悼公立
兵凡六

襄元年傳秋 襄二年春王六月晉師宋襄九年冬公襄十年夏楚

楚子辛救鄭正月鄭師伐師衛甯殖侵會晉侯宋公公子貞鄭公

侵宋呂留鄭宋 衛侯曹伯莒孫輒帥師伐

子然侵宋取 左傳楚令也 鄭伐宋四 左傳諸大夫欲從晉
子駟曰官命未改 宋從晉侵鄭一

犬耳 薛伯杞伯小 高民閔曰以宋公受
偏陽故也 鄭從楚伐宋五

鄭從楚侵宋三 邾子齊世子 光伐鄭

左傳知武子曰許之
盟而還師以徹楚人
吾三分四軍與諸侯
之銳以逆來者于我

未病楚不能矣乃許
鄭成十一月巳亥同
盟于戲
宋從晉伐鄭二

秋公會晉侯 襄十一年夏公會晉侯朱 秋七月楚子公會晉侯宋

宋公衛侯曹 鄭公孫舍之 公衛侯曹伯 鄭伯伐宋 公衛侯曹伯

伯莒子邾子 帥師侵宋 齊世子光莒 齊世子光莒 齊世子光莒

齊世子光滕 子邾子滕子 趙氏鵬飛曰鄭自子 薛伯杞伯小

子薛伯杞伯 薛伯杞伯小 薛伯杞伯小 薛伯杞伯小

小邾子伐鄭 邾子伐鄭 邾子伐鄭 邾子伐鄭

晉悼三駕之 晉悼三駕之三 晉悼三駕之三 晉悼三駕之三

宋從晉伐鄭三 宋從晉伐鄭六 宋從晉伐鄭六 宋從晉伐鄭六

鄭侵宋六 鄭侵宋四 鄭侵宋四 鄭侵宋四

救晉師藉諸侯之兵有甚于此時者也蕭
狄楚而為晉也 魚之後鄭服晉楚不
鄭從楚伐宋七 敢爭宋鄭之兵爭息
矣

定十五年鄭哀七年春宋 宋人圍曹冬 哀九年春宋 秋宋公伐鄭

罕達帥師伐 皇瑗帥師侵 鄭駟弘帥師 皇瑗帥師取

宋 鄭 救曹 鄭師于雍止

左傳敗宋師于老止 張氏治曰老止之役 左傳鄭師救曹侵宋
杜氏預曰宋公子地 宋鄭始因隙地以起 鄭侵宋二
奔鄭鄭人為之伐宋 兵爭卒至各取其師
欲取地以處之 以逞其殺人之志
李氏廉曰自罕達伐 宋侵鄭一
宋之後有哀七年皇 案此時天下無伯宋
衰之侵九年雍邱之 鄭復以私怨與兵兩
取其秋宋公伐鄭十 國對壘兵連禍結報
年夏宋人伐鄭十二 復無已隱桓之世子
年宋向巢伐鄭卒至 茲復見

之師而後已正與隱 十三年年達取于郕

自是奇 巫淫貴 春秋大事表三十七

李氏廉曰觀左氏所 載使有能者無死而
止以二人歸則殺人 多矣春秋之末特書
取師者二蓋志春秋 之將為戰國而長平

宋取鄭師于雍止 宋取鄭師二
宋取鄭師二 宋取鄭師二

汪氏克寬曰鄭雖不 義宋覆其師而盡取
之亦云憐矣而又君 親帥師以伐其國明
年偏師再伐十二年 向巢又伐卒至十三
年鄭人復取宋師然 則宋鄭之喪師皆具
自取之也 宋伐鄭三

之抗所由來也

公初年公子馮之事相類
案高襄十一年蕭魚之會至此凡六十八年悼公之世至平公初年宋鄭俱列在盟會至向戌弭兵宋鄭俱僕僕于晉楚之廷行役繁而兵爭息矣至此乃復以隙地啟釁如春秋初年時鄭伐宋一

哀十年夏宋 哀十二年秋哀十三年春 哀十五年夏

人伐鄭 宋向巢帥師鄭罕達帥師鄭伯伐宋

卓氏兩庚曰宋景不自揣量妄圖與伯前年以曹伯陽歸而齊晉不加討其志益驕且皇瑗又盡停許瑕之師則視滅鄭不啻人爲成曰勿有是及遂取宋師于岳以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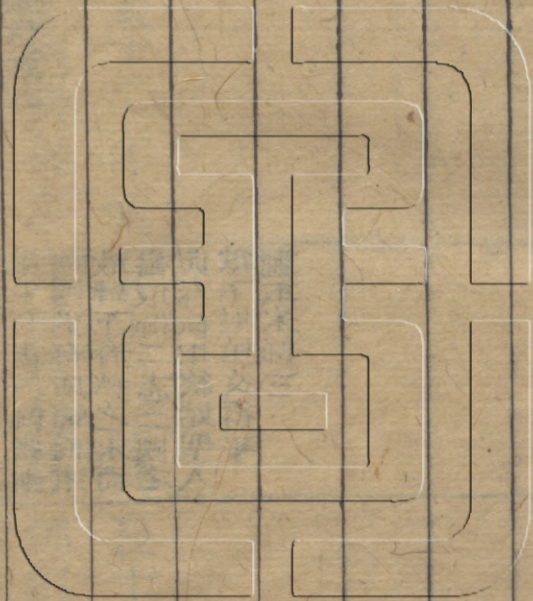
取宋師于岳 續經 鄭伐宋四 案定哀之世伯統已絕宋鄭交兵凡九恰與隱桓初年對照

入曹之易鄭非弱國 宋平元之族自蕭奔岳爲中 豈肯還爲俘虜喪師 鄭鄭入爲之城邑戈 案左氏例悉虜而俘 于岳與雍其之役得 錫九月宋向巢伐鄭 之口取隱十年鄭莊 失相當兵驕者敗宋 取錫殺元公之孫遂 取三師春秋書鄭伯 之謂也 團岳十二月鄭罕達 伐取之惡其論且惡 宋伐鄭四 救岳丙申圍宋師 其盡也桓文既興以 後未有書取師者則 列國猶有所憚而不 敢肆至春秋之末而 書取師二志二國之 與春秋相終始聖人 欲不與桓文得乎 鄭取宋師三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六終

皇清經解續編 春秋大事表二十七

新陽汪之昌校 太倉畢長慶



春秋城築表敘

國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豳風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召誥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言先王之世役民而民不知相與趨事赴功如此也夫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所謂說者非家喻而戶曉之也民知其事之不獲已而非爲其私則雖捐軀赴刃而民不怨況區區力役乎周公東征三年破斧缺斨而詩人作詩致美至平王之世揚水之役特期戍耳而民相與怨思此以見存乎其事而不係乎期之久近與役之勞逸也春秋十二公其用民力多矣僖公修泮宮復闕宮不志于經程子謂復古興廢乃禮之大者至城郭溝池以爲固非立國之本務春秋自莊以後或黷武啟釁而防報復或背盟大國而慮見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七
三十八
論時不時皆譏臺囿之築耽細娛而忘國計其失更不待言莊
公忘父讎不報而一年三築臺昭定當權臣竊國而築郎囿蛇
淵固此真下愚不移無足與論得失之數矣輯春秋城築表第
三十八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七

南菁書院

春秋大事表卅八

城築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城者完舊築者創始經書築者八皆
譏也書城二十有三春城四夏城七冬城十二左氏于冬
城多曰書時書時無貶乎穀梁子曰凡城之志皆譏何也
凡城郭溝池以爲固有國之所務而非有國之先務也不
務脩德而第勞民于城築土功之役以爲保邦之要雖以
時脩之庸得無譏乎又況如莊公城諸防亟興土功于大
饑告糴之後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開魯莒數世之爭
而左氏皆曰書時其非聖人之旨明矣或又以爲聖人重
用民力雖時亦書然則十二公宮廟之脩非用民力者乎

春秋書世室屋壞新作世室不書成公三年新宮災作新宮亦不書僖公脩泮宮作闕宮亦不書故知凡城之志雖合乎時猶譏而以為重民力而書城者猶未盡聖人之旨也

城一十三附凌洙

隱七年夏城隱九年夏城桓五年夏城桓十六年冬莊九年冬浚

中邱

郎

祝邱

城向

洙

左傳書不時也 穀梁城為保民為之也 民眾城小則益城 益城無極凡城之志 趙氏鵬飛曰郎逼于 宋魯將北會齊鄭伐 宋魏宋為北克焉虛 保民以德不以城也 左傳書不時也 高氏開曰祝邱是齊左傳書時也 魯兩境上邑齊將襲 紀公欲助紀而畏齊 今之八月縱是月 亦今之九月農功未 畢不可興役 張氏洽曰下有十一 月即夏正九月亦不 完其不能明政刑固 公羊畏齊也辭殺子 糾也 張氏洽曰洙水在魯 北齊伐魯之道也魯 雖殺子糾猶有畏齊 之心故浚而深之以 儲齊師之至書之以 示其不能明政刑固 人心以端國之本而 重困民于無益也 時也 董彙曰劉氏炫歷引 周語之文謂火見土 功必在建亥之月則 建成之中必無土功 之理故啖氏助張氏 洽皆以為不時指為 傳誤其說是也

孫氏復曰得其時者 其惡小非其時者其 惡大

莊二十九年 莊三十二年 文七年三月 文十二年冬 宣八年冬 十二月 季孫月城平陽

冬城諸及防

春城小穀

遂城郟

行父帥師城

諸及郟

左傳書時也

高氏開曰懼晉故也 方舉大喪又城平陽 重困民力

趙氏鵬飛曰左氏例 水昏正而裁案水昏 正乃夏之十月非周 之十月今見書十月

左傳書時也 家氏鉉翁曰魯比歲 凶飢而莊公輕用民 力不惟城一邑併城 二邑故雖時而必書 吳氏澂曰凡書土功 雖時非善之也愈于 非時者爾其間亟興 矣 論時不時皆貶也此 趙氏鵬飛曰既伐郟 取邑師徒亦散矣又 左傳書時也 孫氏復曰帥師而城 難其亦念兵之勞而 爭者 民之疲歎况三月今 杜氏謬曰春秋凡城 之正月以東作之始 築之事皆譏况帥師 周正朔之異也

年春甫新延廡于是又城諸防豈不為亟而譏之乎

呂氏大圭曰三公興力役莫甚于莊公築館者築邑者築臺者三城邑者二新延廡者一其不城一邑不築一固愛民力而重農事者惟僖公爾

成四年冬城襄七年四月襄十三年冬襄十五年夏

中城 城費 城防 季孫宿叔孫

杜氏預曰公欲叛晉黃氏震曰中城魯內左傳南遺為費宰叔左傳書事時也于是仲昭伯為遂正欲善將早城臧武仲請俟案魯有東西二鄆文方氏苞曰穀梁云非季氏而求媚于南遺畢農事禮也十二年城諸及鄆此外民胡氏譏微守之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趙氏鵬飛曰魯有二為東鄆近莒之邑莒微皆非也未有設險而役故季氏城費防此疑近齊之防耳左傳齊侯圍成貳于魯所爭者在今沂州守國而城宮外之城孫氏復曰季氏四月魯既事晉而外齊懼晉故也于是乎城成府沂水縣治東北四者必夫人僑如穢迹城所食邑其專可知有齊師故為之備而郭明年齊卒有圍成之胡氏銓曰城築二十里此年城鄆為西彰聞欲去季孟因恐

而奪農時哉

而城乎勞民甚矣家氏鉉翁曰春秋之法城非其時貶城非其制貶興兵以城尤在所貶

郭 豹帥師城成

役用是知城防以備有九大夫帥師而城者三見文襄之際大夫張矣

劉氏絢曰由不能救成故成郭見壞而城也

鄆近晉之邑成十六季孟圖已而陰為之年公待于鄆即此今備耳其後沙隨之會為曹州府鄆城縣昭孟獻子守于公宮則二十六年齊取之以其故可知矣居公者時公以不禮案此條左傳以為書于晉欲叛晉故城之時諸儒俱宗其說趙氏匡謂城實摧壞豈得不修陳氏哲謂得時則書以示之高氏閱趙氏鵬飛則謂莒以無備楚入鄆鄆逼于魯故懼而為之備彙論謂設險有國之所不廢況不奪民時可以無譏愚謂春秋常事不書無有書之以示法者且以為懼楚而為備則當脩邊鄙不然亦當修外城無有遽城中城之理此必宮闈之故無疑讀望溪先生之論實

鄆 城 費 防 郭 師 成 郭 見 壞 而 城 也

獲我心矣

襄十九年冬定六年冬城定十四年城定十五年冬哀三年夏季

城西郭

左傳懼齊也

王氏葆曰魯備齊難中城而已成九年城叛晉故懼而城二邑皆不敢保足見魯之齊鄭之怨故懼而城弱而齊之強矣

汪氏克寬曰郭乃外城此云西郭實國都外城之西郭而所謂脩城以備外患蓋陽中城為魯國都之內城可知矣

城武城

左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通典費縣有古武城謀也

中城

高氏開曰公之所有杜氏預曰公助范氏張氏治曰謀伐邾也

莒父及霄

喪事魯謹矣哀公即位不務睦鄰而二年

城漆

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

取其田七年俘其君杜氏預曰魯黨范氏卒使吳人乘間來伐故懼晉比年四城齊人問罪而取讎許氏翰曰所城近敵利未至而害隨之矣故帥師焉

今武城在費縣西南案後八年陽虎戰敗九十
高氏閱曰襄公四書大弓以出則知平日中城之內其所專據也樂王黜謂范宣子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亦此意

哀四年夏城哀五年春城哀六年春城

西郭

杜氏預曰備晉也

毗

邾瑕

杜氏預曰備晉也許氏翰曰定哀十六師氏協曰魯不能親年間凡入城也魯既仁善隣無民庶而不得事晉不能自強屢奪民力以興土功惟務高城深池以捍往年城莒父及霄又外患春秋備書以著城啟陽又城毗六年魯無德政勞民薦數又城邾瑕一叛于晉如此後雖城邑不復而自備不暇如此亦志矣末矣

築八條附新作三

莊元年秋築莊二十八年莊二十九年莊三十一年 僖二十年春

王姬之館于冬築廊 春新延殿 春築臺于郎 新作南門

外 左傳凡邑有宗廟先公羊新者何脩舊也 君之圭曰都無曰邑脩舊不書此何以書 邑曰築都曰城 凶年不脩 孫氏覺曰公羊謂之劉氏微曰春秋二百 造邑陸氏從而廣之四十二年興作脩舊 曰言城者城舊城也多矣獨書延殿南門 言築者築新邑也蓋何故延殿者天子之 臺面無新舊皆曰築廢非諸侯之殿南門 然則築廊者新城廊者天子之門非諸侯 而為邑也不曰新明之門也延殿之作非 其無舊也不曰城無莊公始過在可革而 所因也先書築廊而不革故曰新南門之 下書大無麥禾則公僭自僖公始罪在不 之不重民力可知矣可為而為故曰新作 如此猶不知懼耶

杜氏預曰公在諒闇 慮齊侯當親迎不忍 便以禮接于廟又不 敢逆王命故魯舍于 城外 夏築臺于薛 公羊何以書譏遠也 張氏溥曰二十八年 築廊則大無麥禾二 十九年新延殿城諸 防則有蜚三十一年 三築臺則冬不雨莊 公歲勤民而歲有災 如此猶不知懼耶

秋築臺于秦 魯南門乃路門也魯 庫雉二門既用天子 之制惟路門猶仍舊 故僖公因其故而斥 大之 汪氏克寬曰僖公之 經並無築城土功之 事則庶幾能愛民者 而猶有南門之役且 不免于過制而僭上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 爾有園矣又為也 高氏闕曰前此未有 書築園者是後昭九 年築則園定十三年 築蛇淵園人君之示 子孫可不謹哉 李氏廉曰成公自朝 晉而歸士句來聘杞 邾交朝蓋晉悼之初 欲親魯以成伯業故 致此耳而成公遽自 以為安肆意于苑園 之樂所謂及是時般 樂怠敖者也

成十八年八 昭九年冬築定二年冬十定十三年夏

月築鹿園 郎園 月新作雉門築蛇淵園

及兩觀 水經注蛇水又西逕 鑿城西左傳所謂蛇 淵園也京相璠曰濟 北有蛇邱城城下有 水魯園也今蛇邱故 城在濟南府肥城縣 南 汪氏克寬曰昭九年 新園之築雖當農隙 之時且書于策以示 戒况盛夏耘耔農事 方殷而役民以興苑 園不待貶絕而罪著 矣

故春秋特書新作以 譏之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 爾有園矣又為也 高氏闕曰前此未有 書築園者是後昭九 年築則園定十三年 築蛇淵園人君之示 子孫可不謹哉 李氏廉曰成公自朝 晉而歸士句來聘杞 邾交朝蓋晉悼之初 欲親魯以成伯業故 致此耳而成公遽自 以為安肆意于苑園 之樂所謂及是時般 樂怠敖者也

家氏鉉翁曰魯君擁 虛器而遊觀築園之 役其為季氏馭民乎 高氏闕曰魯僭天子 之禮天示變以警之 遇災而不知以為戒 乃更作而新之反加 其度焉是魯之僭終 無已也特書新作罪 在定公也

春秋大事表二十八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附外城六

李氏廉曰齊伯之編外城三獨城邢為美晉伯之編外城三惟城成周無譏愚謂城虎牢乃晉悼扼鄭之吭以制楚之南向其功尤大豈得以偏鄭為譏乎

僖元年齊師 僖二年春王 僖十四年春 襄十七年冬會 襄二十九年

宋師曹師城 正月城楚邱 諸侯城緣陵 于戚遂城虎 仲孫羯會諸

邢 左傳諸侯城之救患 遷也言城楚邱不言城杞 杞 陸氏道曰不書取許 杞 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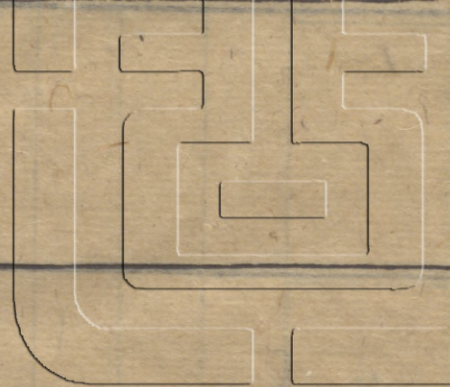
張氏治曰邢雖已遷 卓氏爾康曰第言城 城邢斥言其國緣陵 安列國息征伐故聖 左傳管平公杞出也 無力自城諸侯若不 楚邱者蓋齊桓分版 楚邱但書其地蓋遷 人許之而不繫于鄭 故治杞 桓公因其既遷命三 各自受功魯第從本 地春秋之法然也 且不繫之鄭皆所以 李氏廉曰僖公為成 師為之版築使足以 國往衛非與諸侯同 汪氏克寬曰城杞之 與晉也 以救患之義平公為 守合于救患分災之 行不得書諸侯也 功器用不具城池未 趙氏鵬飛曰圍宋彭 悼夫人城杞而春秋

禮故再敘三師

遂疑楚邱為內城黃 不再敘諸侯然杞未 利不及天下故繫之 于公私之際審矣

氏仲炎至引卜楚正 滅特不待其自遷而 宋遂城虎牢天下均 之父為證指為魯邑 城緣陵以遷之未如 蒙其安非鄭所得專 此妄說也先母舅曰 封衛之專故諸侯以 也故不繫之鄭 考詩定之方中作于 凡舉而不削蓋城緣 楚宮為僖公元年建 陵之義不若城邢而 亥之月于夏為十月 功亦劣于楚邱也 衛人以夏之十月定 星之中為營楚正之 始而魯以十一月往 助之城故春秋于二 年正月書城楚邱其 事其時適與之合其 曰楚宮楚室言楚則 楚邱可知且齊桓存 衛之功赫然耳目春 秋安得一無所書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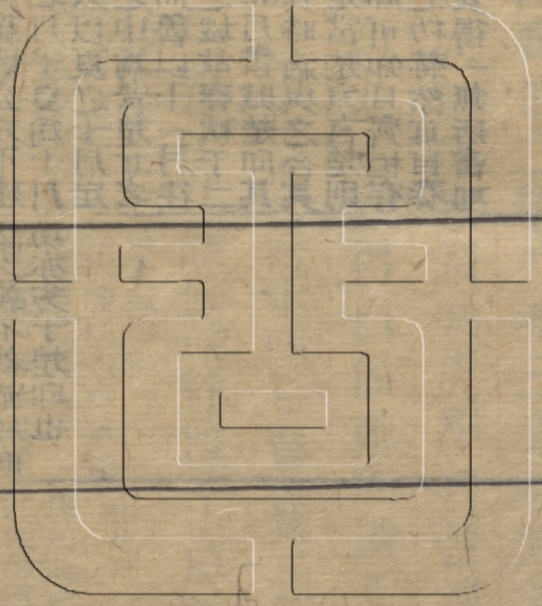
昭三十二年 冬仲孫何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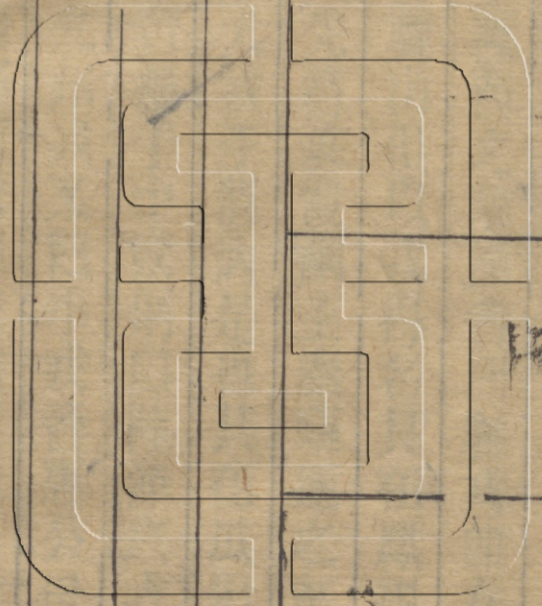
會諸侯之大

夫城成周

左傳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
 吳氏澂曰王城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居之故其城完固成周乃周公遷殷頑民之地其城圯惡時子朝雖棄王城奔楚而餘黨尚多王不敢居王城而留居成周諸侯以兵戍之自城之後始徹諸侯之戍黃氏正憲曰成周非為城圯以其狹小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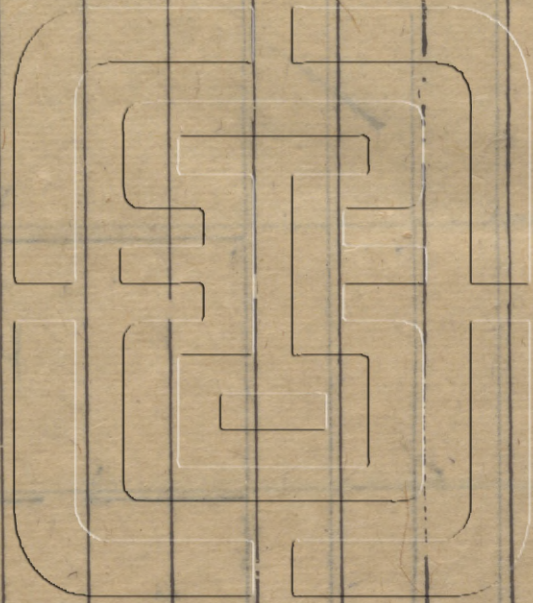
足以容眾故擴而大之如狄泉水在城外今則遠入城內矣若為圯而城不過完舊何待勞諸侯之大夫哉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七終

皇清經解續編 春秋大事表二十八

平湖何錫驊 太倉畢長慶 校



春秋四裔表敘

昔先王疆理天下建置侯甸而蠻夷戎狄猶錯處內地春秋之世其見于經傳者名號錯雜然綜其大概亦約略可數焉戎之別有七其在今陝西之臨潼者曰驪戎卽女晉獻公以驪姬者秦置驪邑邑有驪山俱以戎得名其在鳳翔者曰犬戎蓋西戎之別在中國其先嘗攻殺幽王秦驅逐之至春秋時種類猶存閔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是也其在瓜州者曰允姓之戎遠莫知其所居秦晉遷于中國則曰陸渾之戎今爲河南府嵩縣又曰陰戎又曰九州戎又曰小戎晉惠公母家傳謂小戎子生夷吾逮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處之陸渾世役于晉亦曰姜戎佐晉敗秦師于殽自後無役不從亦數與會盟以其處晉陰地

謂之陰戎昭十七年陸渾貳于楚晉荀吳滅之其餘服屬于晉者謂之九州戎自晉滅陸渾城汝濱地而有之楚亦滅蠻氏係汝州之地而汝水南北遂爲晉楚分界其先陸渾而居伊洛之間者又有揚拒泉皋伊洛之戎揚拒泉皋皆戎邑王子帶曾召之以伐京師焚王城東門爲禍最烈自秦晉遷陸渾而此種浸微後泉戎地入于周爲前城而文八年公子遂因趙盾盟伊洛之戎于暴成六年與陸渾蠻氏同受命于晉侵宋則伊洛陸渾並爲晉之內臣矣蠻氏亦戎別種在汝州西南亦名茅戎以處茅津得名在今解州之平陸地頗遼遠成之元年王師嘗爲所敗後屬晉乃哀公之世晉執戎蠻子以畀楚而楚之強益不可制其在直隸之永平者曰北戎亦曰山戎春秋初嘗侵鄭伐齊

已而又病燕齊桓公因北伐山戎襄四年無終子嘉父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者其別種也又有在山東之曹縣與蘭陽接壤者經直曰戎無名號春秋初屢與隱公會盟隱九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所謂戎州已氏之戎是也胡氏以徐戎當之夫戎在魯西境徐戎在魯東郊凡伯聘魯還過楚邱而戎伐之豈所云東郊者乎凡此皆諸戎之大略也狄之別有三曰赤狄曰白狄曰長狄長狄兄弟三人無種類而赤狄之種有六曰東山臯落氏曰屠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鐸辰潞爲上黨之潞縣處晉腹心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明年並滅甲氏留吁鐸辰留吁甲氏俱在今之廣平鐸辰在潞安境白狄之種有三其先與秦同州在陝之延安所謂

西河之地其別種在今之真定藁城晉州者曰鮮虞曰肥曰鼓
鮮虞最強與晉數鬪爭而肥鼓俱爲晉所滅蓋春秋時戎狄之
爲中國患甚矣而狄爲最諸狄之中赤狄爲最赤狄諸種族潞
氏爲最晉之滅潞也某君臣用全力以勝之荀林父敗赤狄于
曲梁遂滅潞而晉侯身自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稷在河東之聞
喜而曲梁在廣平之雞澤綿地七百餘里旋復得留吁之屬晉
之疆土益遠狄所攘奪衛之故地如朝歌邯鄲百泉其後悉爲
晉邑班氏所謂河內殷墟更屬于晉者蓋自滅狄之役始也然
狄之強莫熾于閔僖之世殘滅邢衛侵犯齊魯其時止稱狄未
冠以赤白之號其後乃稍稍見于經傳意其種豪自相攜貳更
立名目如漢之匈奴分爲南北單于而其後遂以削弱易制傳

云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成于晉此其徵也東方之夷曰萊曰
介曰根牟後萊介并于齊根牟滅于魯不復見經惟淮夷當齊
桓之世嘗病郟病杞後復與楚靈王連兵伐吳然皆竄伏海濱
于中國無甚利害南方之種類不一羣蠻在辰永之境百濮爲
夷盧戎爲戎羣蠻當楚莊王時從楚滅庸自後服屬于楚鄢陵
之役從楚擊晉而盧戎與羅兩軍屈瑕後卒爲楚所滅率微甚
無足道者余觀夫齊桓創霸以來存三亡國而終不敢加兵于
狄戎伐周而管仲爲平戎于王幾若儕于敵國而范文子謂狄
爲三疆自宣迄昭六七十年晉滅陸渾兼肥鼓剗潞氏留吁鐸
辰戎狄之在河朔間者稍稍盡矣獨無終以請和得存而鮮虞
亦曰中山至戰國時爲列國僭號稱王後滅于趙輯春秋四裔

表第三十九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八
表第三十九
春秋大事表卅九
四裔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八

春秋大事表卅九

四裔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南菁書院

戎

四裔之中戎種最雜亂難稽或三名而為一族或一種而隨地立名隨時易號至五六而未已其中盛衰之故略可見綜而計之其別有七如文十六年戎伐楚西南則為楚山閒之民非有名號不列于戎之數

戎有姓于北戎

允姓之戎揚拒泉皋蠻氏

犬戎 驪戎

即戎州已山戎

伊維之戎一名茅戎

杜註犬戎西戎杜註驪戎在京

氏之戎 無終

一名戎蠻

杜註犬戎西戎杜註驪戎在京

杜註陳留濟陽正義曰土地名九年傳允姓之者揚拒泉皋皆縣東南有戎城以北戎山戎無錫居于瓜州杜戎居伊闕北有子

皇清經解續編

春秋大事表三十九

案犬戎即周之四里有驪戎城驪狄也史記匈奴

在今山東曹州終三名為一北註瓜州今熒煌泉亭
府之曹縣與河平有無終縣
南蘭陽縣接界今直隸永平府衛西五百二十縣西南有前城東南有蠻城
王田縣治西有六里
即泉戎地
案前漢志河南侯與犬戎共攻
殺幽王于驪山
之下遂取周之
焦獲而居于涇
渭之間晉文侯
與秦襄公救周
逐出之而其遺
種在中國者尚
留居渭濱閔二
驪戎不詳何年
年號公敗犬戎
而史記表稱在
于渭汭其遺種
獻公之五年為
二十八年
莊二十八年
年傳晉伐
驪戎驪戎
男女以驪

隱二年春
古無終城
陸渾之戎僖十一年
在今河南府嵩
縣即唐桓伯所
謂惠公歸自秦
王子帶召之也
而誘以來者僖
入王城焚東門
二十二年秦晉
秦晉伐戎以救
遷陸渾之戎于
周案伊維之戎
伊川杜陸渾與
陸渾地略相
在秦晉西北二
近觀此年傳所
國誘而徙之遂
云則知此戎種
杜註垂亭在新
也木與山戎及
魯莊公之二十
從戎號至今為
類繁夥為禍最
城縣北
陸渾縣正義曰
暴雖以齊桓初
今為汝州伊陽
其地亦各殊史
于秦為侯麗地
陸渾本是燧燧
伯僱使管仲平
縣地劉昭後漢
公混諸戎而一
麗與驪通成十
之地名徙之伊
戎于王室其驚
志以為此蠻氏
之并混戎狄而
三年晉及諸侯
一之疎略甚矣
之師伐秦濟涇
及侯麗而還即
故驪戎國也其

公會戎于隱九年北
潛戎侵鄭
杜註順其俗以
不見經
為禮齊魯地正
義云會據公往
戎為主人故得
隨主人之俗以
為會禮戎是西
方之夷必不遠
不見經
來會魯
按據此則潛益
近戎之地當在
今曹州府西南
境
齊人伐山
號也宣三年楚
二十二年秦晉
伐陸渾即此至
即遷陸渾之戎
成元年王閔二
年號

桓六年北
戎伐齊
文十七年
周甘歆敗
戎于邠垂
杜註垂亭在新
也木與山戎及
魯莊公之二十
從戎號至今為
類繁夥為禍最
城縣北
陸渾縣正義曰
暴雖以齊桓初
今為汝州伊陽
其地亦各殊史
于秦為侯麗地
陸渾本是燧燧
伯僱使管仲平
縣地劉昭後漢
公混諸戎而一
麗與驪通成十
之地名徙之伊
戎于王室其驚
志以為此蠻氏
之并混戎狄而
三年晉及諸侯
一之疎略甚矣
之師伐秦濟涇
及侯麗而還即
故驪戎國也其

莊三十年
齊人伐山
號也宣三年楚
二十二年秦晉
伐陸渾即此至
即遷陸渾之戎
成元年王閔二
年號

秋八月庚戎以其病
師敗績于公敗犬戎
杜註山戎即北
傳二十八八年
傳其用伊維之
戎左傳晉侯使
瑕釋例曰渭水
出即侯麗故地
其
由晉入秦之年
則不可考

辰公及戎燕故
亦曰小戎
杜註小戎九姓
文八年就趙盾
襄公如晉拜成
鼠同穴山東經
之盟于暴成木
劉康公微戎將
南安天水洛陽
年且受命侵宋
遂伐之叔服諫
扶風始平京兆
恭得陸渾率制
不聽三月癸未
六郡至弘農華
入及姜戎敗秦
莊欲窺視王室
案杜註去平戎
案渭汭乃渭水
師手殺即戎子
而先伐陸渾晉
平文十七年郊
入河處號之西
駒支所謂晉人
荀吳欲滅陸渾
垂之總合之後
境在今陝西同
角之謂戎犄之
而先有事三塗
漢志則此即為
州府華陰縣界
者杜註居晉南
居然為王室之
嚮氏之戎明矣

盟于唐
杜註唐魯地高
平方與縣北有
莊三十一
杜註小戎九姓
文八年就趙盾
襄公如晉拜成
鼠同穴山東經
之盟于暴成木
劉康公微戎將
南安天水洛陽
年且受命侵宋
遂伐之叔服諫
扶風始平京兆
恭得陸渾率制
不聽三月癸未
六郡至弘農華
入及姜戎敗秦
莊欲窺視王室
案杜註去平戎
案渭汭乃渭水
師手殺即戎子
而先伐陸渾晉
平文十七年郊
入河處號之西
駒支所謂晉人
荀吳欲滅陸渾
垂之總合之後
境在今陝西同
角之謂戎犄之
而先有事三塗
漢志則此即為
州府華陰縣界
者杜註居晉南
居然為王室之
嚮氏之戎明矣

武唐亭
在今兗州府魚
臺縣東十二里
唐與棠通即隱
公觀魚處
捷
王使凡伯僖十年齊
來聘戎伐侯男許伐
凡伯于楚北戎

隱七年天
杜註山戎之捷傳
角之謂戎犄之
而先有事三塗
漢志則此即為
州府華陰縣界
者杜註居晉南
居然為王室之
嚮氏之戎明矣

僖十二年
齊侯使管
杜註杜注四嶽
自陳謂四嶽之
戎知是姜姓之
戎也杜注四嶽
之後皆姓姜又
齊侯使管
杜註杜注四嶽
自陳謂四嶽之
戎知是姜姓之
戎也杜注四嶽
之後皆姓姜又
齊侯使管

公敗戎于
桑田

春秋大事表二十九

杜註蠻氏戎別
奴傳西伯昌伐
吠夷氏穆王伐
犬戎幽王時申
侯與犬戎共攻
殺幽王于驪山
之下遂取周之
焦獲而居于涇
渭之間晉文侯
與秦襄公救周
逐出之而其遺
種在中國者尚
留居渭濱閔二
驪戎不詳何年
年號公敗犬戎
而史記表稱在
于渭汭其遺種
獻公之五年為
二十八年
莊二十八年
年傳晉伐
驪戎驪戎
男女以驪

杜註蠻氏戎別
奴傳西伯昌伐
吠夷氏穆王伐
犬戎幽王時申
侯與犬戎共攻
殺幽王于驪山
之下遂取周之
焦獲而居于涇
渭之間晉文侯
與秦襄公救周
逐出之而其遺
種在中國者尚
留居渭濱閔二
驪戎不詳何年
年號公敗犬戎
而史記表稱在
于渭汭其遺種
獻公之五年為
二十八年
莊二十八年
年傳晉伐
驪戎驪戎
男女以驪

杜註蠻氏戎別
奴傳西伯昌伐
吠夷氏穆王伐
犬戎幽王時申
侯與犬戎共攻
殺幽王于驪山
之下遂取周之
焦獲而居于涇
渭之間晉文侯
與秦襄公救周
逐出之而其遺
種在中國者尚
留居渭濱閔二
驪戎不詳何年
年號公敗犬戎
而史記表稱在
于渭汭其遺種
獻公之五年為
二十八年
莊二十八年
年傳晉伐
驪戎驪戎
男女以驪

杜註蠻氏戎別
奴傳西伯昌伐
吠夷氏穆王伐
犬戎幽王時申
侯與犬戎共攻
殺幽王于驪山
之下遂取周之
焦獲而居于涇
渭之間晉文侯
與秦襄公救周
逐出之而其遺
種在中國者尚
留居渭濱閔二
驪戎不詳何年
年號公敗犬戎
而史記表稱在
于渭汭其遺種
獻公之五年為
二十八年
莊二十八年
年傳晉伐
驪戎驪戎
男女以驪

杜註蠻氏戎別
奴傳西伯昌伐
吠夷氏穆王伐
犬戎幽王時申
侯與犬戎共攻
殺幽王于驪山
之下遂取周之
焦獲而居于涇
渭之間晉文侯
與秦襄公救周
逐出之而其遺
種在中國者尚
留居渭濱閔二
驪戎不詳何年
年號公敗犬戎
而史記表稱在
于渭汭其遺種
獻公之五年為
二十八年
莊二十八年
年傳晉伐
驪戎驪戎
男女以驪

杜註蠻氏戎別
奴傳西伯昌伐
吠夷氏穆王伐
犬戎幽王時申
侯與犬戎共攻
殺幽王于驪山
之下遂取周之
焦獲而居于涇
渭之間晉文侯
與秦襄公救周
逐出之而其遺
種在中國者尚
留居渭濱閔二
驪戎不詳何年
年號公敗犬戎
而史記表稱在
于渭汭其遺種
獻公之五年為
二十八年
莊二十八年
年傳晉伐
驪戎驪戎
男女以驪

杜註蠻氏戎別
奴傳西伯昌伐
吠夷氏穆王伐
犬戎幽王時申
侯與犬戎共攻
殺幽王于驪山
之下遂取周之
焦獲而居于涇
渭之間晉文侯
與秦襄公救周
逐出之而其遺
種在中國者尚
留居渭濱閔二
驪戎不詳何年
年號公敗犬戎
而史記表稱在
于渭汭其遺種
獻公之五年為
二十八年
莊二十八年
年傳晉伐
驪戎驪戎
男女以驪

杜註蠻氏戎別
奴傳西伯昌伐
吠夷氏穆王伐
犬戎幽王時申
侯與犬戎共攻
殺幽王于驪山
之下遂取周之
焦獲而居于涇
渭之間晉文侯
與秦襄公救周
逐出之而其遺
種在中國者尚
留居渭濱閔二
驪戎不詳何年
年號公敗犬戎
而史記表稱在
于渭汭其遺種
獻公之五年為
二十八年
莊二十八年
年傳晉伐
驪戎驪戎
男女以驪

杜註蠻氏戎別
奴傳西伯昌伐
吠夷氏穆王伐
犬戎幽王時申
侯與犬戎共攻
殺幽王于驪山
之下遂取周之
焦獲而居于涇
渭之間晉文侯
與秦襄公救周
逐出之而其遺
種在中國者尚
留居渭濱閔二
驪戎不詳何年
年號公敗犬戎
而史記表稱在
于渭汭其遺種
獻公之五年為
二十八年
莊二十八年
年傳晉伐
驪戎驪戎
男女以驪

邱以歸

杜註楚邱衛地
杜註北戎即山別為允姓

仲平戎于

當在今山西解州之平陸且連在弘農陝縣東

襄四年無亦曰陰戎王

昭九年晉襄丙時王子帶奔齊

冀城頗不狹今河南陝州關

終子嘉父

張遷率陰戎伐

僖十三年

甘肅乘其飲酒有稠桑驛為號

因魏莊子

晉陰地謂之陰

秋會于鹹

無備以用兵為

納虎豹之

戎為桓伯曰允

以謀王室

見獻敵政大臣

皮以請和

州杜註允姓陰

成六年伊

國乎宜王靈之

諸戎

為戎難故諸侯

成六年伊

國乎宜王靈之

亦曰九州

致之

維之戎陸

成六年伊

桓二年公昭元年晉戎

僖十六年渾蠻氏從

及戎盟于荀失敗無

昭二十二年晉

王以戎難晉侵宋

時蠻氏屬于晉

終及羣狄

州之戎以納王

告于齊

時蠻氏屬于晉

莊十八年于太原

士蔑致九州之

徵諸侯而襄五年王

公追戎于

正義曰北平有

杜註九州戎即

成周

使王叔陳

濟西

太原郡晉陽縣

陸渾之戎自宣

杜註自十一年

生慙戎于

吳氏澂曰戎即

東北二千餘里

渾之戎陸渾遂

遂為王室難

晉

隱桓與之盟者

不知何故遠就

杜註楚昭十七

文八年公

即蠻氏之戎

戎入魯境魯將

太原來與晉戰

年晉荀吳滅之

子遂從趙

昭十六年

莊二十年

蓋與諸戎近晉

陸渾子奔楚餘

盾會伊雜

楚誘戎蠻

冬齊人伐

者相率而共來

原屬晉為九州

昭二十九

之戎盟于子嘉殺之

戎

也

年晉趙鞅

暴

既而復立

許氏翰曰齊桓

既伯七年諸侯

略定是時始伐

荀寅帥師

其子

春秋大事表二十九

春秋大事表二十九

三

張氏溥曰戎在魯西南魯之患也齊伐戎所以親魯也

莊二十四

年戎侵曹

曹羈出奔

陳赤歸于

曹

杜註羈蓋曹世子

陳氏岳曰戎既

侵曹而羈出奔

是曹懼戎而出

其君明矣羈既

出赤乃人是戎

出羈而納赤亦

明矣詎可謂羈

大夫歟

案己氏之戎本

居曹縣與曹接

壤故得專廢置

其君如秦之于

晉齊之于魯是

時桓公方盛而

戎猶如此橫亦

甚矣

莊二十六

年春公伐

戎

杜註汝濱晉所也取陸渾地

杜註伊維之戎伯音也特以地

將伐魯故遂不在申葉許鄭之

及復君壬午盟西南南界楚之

趙原之西遂盟白羽故楚人誘

雜戎四日之間蠻子而殺之

專行二事大夫

出竟有可以安

國家利社稷者

專之可也故書

公子以貴之

案是時伊維之

戎猶橫魯亦畏

之故汲汲與盟

然既盟遂不復

左傳楚謀北方

乘伐已得以禮

襲梁及霍圍蠻

法羈糜矣

氏縶氏縶蠻子

赤奔晉陰地晉

陰地之命大夫

士蔑誘執戎蠻

子與其五大夫

以與楚師于三

王化而服從晉

今河南陝州盧

氏縣有晉陰地

故城為命大夫

屯戍之所

杜註梁在河南

梁縣西南今汝

州西南四十里

案此時伊維之

戎已馴服矣後

有霍陽山在汝

昭二十二年子

州東南二十里

朝之亂王師敗

皆戎蠻子邑

續于前城服虔

高氏曰梁本周

自前讀為梁即

邑時為蠻氏所

泉戎地蓋已入

據後屬楚謂之

為王城邑其城

南梁

之年則不可考

案自後戎種之

在中國者盡矣

獨無終以請和

伯宗衛孫

成六年晉

法羈糜矣

然既盟遂不復

左傳楚謀北方

乘伐已得以禮

襲梁及霍圍蠻

法羈糜矣

氏縶氏縶蠻子

赤奔晉陰地晉

陰地之命大夫

士蔑誘執戎蠻

夏公至自

伐戎

秦戎即在魯西南春伐而夏始至戎之難克可知矣

狄

史記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圖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杜註亦云白狄在晉西此因左傳白狄與秦同州而為是說耳以愚考之狄之見于傳不一而足均在晉之東與西無預潞氏在今山西潞安府皋落氏則在今平陽府垣曲縣鮮虞在直隸真定府肥在藁城縣西南鼓在今晉州晉之滅潞也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曲梁為今廣平府永年縣蓋反出其東而轉攻之則卽一潞氏而疆域之廣互千有餘里且閔僖之世狄滅邢滅衛滅温伐齊伐魯伐鄭伐晉并蹂躪王室藉非境壤相接何以能為患至此則自山西以迄直隸河南直接山東之境皆其所出沒特其俗不城郭就山野廬帳而居莫能指名其何處耳且又遷徙無常傳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蓋指蒲與屈言蒲屈為今山西之隰州吉州以後漸東徙晉重耳之適諸國也先奔狄而後適衛適齊境道顯然狄在晉東可知矣征南得無為史記所誤乎

赤狄

白狄

長狄

其別有六曰東山皋落氏曰屠其別有三曰鮮虞曰肥曰鼓答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鐸辰

其別有三曰鮮虞曰肥曰鼓

曰鄭瞞

莊三十二年冬狄伐

邢

狄始見經

案自宣十五年以前凡單以狄舉者皆赤狄也邢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

閔元年春齊人救邢

閔二年冬十二月狄

入衛

衛今河南衛輝府淇縣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

東山皋落氏 不見經

杜註赤狄別種皋落其氏族在今山西平陽府垣曲縣

僖元年夏六月邾遷

于夷儀齊師宋師曹

師城邢

後漢志聊城有夷儀聚在今山東東昌府聊城縣西南十二里

僖二年春諸侯城楚

邱而封衛

僖八年夏狄伐晉

左傳七年晉里克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號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

僖十年春狄滅温温

子奔衛

今河南懷慶府温縣西南三十里有古温城

僖十二年春諸侯城

衛楚邱之郛

懼狄難也杜註為明年狄侵衛傳

僖十三年春狄侵衛

趙氏鵬飛曰前年狄滅温温子奔衛今狄侵衛以衛納温子也齊桓坐視而不救失其職矣

僖十四年秋狄侵鄭

鄭今河南鄭州趙氏鵬飛曰狄至是復侵鄭甚矣如是之甚而復不能討桓公之伯心怠哉

僖十六年秋狄侵晉

左傳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韓之敗也

僖十八年五月狄救

齊

時齊桓公卒宋襄公圖伯伐齊納孝公殺無虧狄救四公子之徒

冬邢人狄人伐衛

此狄稱人之始先儒以其伐衛救齊為義故稱人以進之非也不可云邢狄伐衛故加一人字以別之耳杜氏謂無義何為得之

彙纂曰狄與邢伐衛書人至二十一年狄獨伐衛則復書狄皆取便文也



僖二十年秋齊人狄

人盟于邢

左傳為邢謀衛難也于是衛方

病邢案齊桓攘狄封邢衛桓甫死而

衛即從宋伐齊邢狄救齊伐衛

衛即病邢齊狄復為邢謀衛難

春秋詳書不殺蓋深慨宋襄之

失道而急望晉文之嗣興也杜

少陵詩云豈謂盡煩河紇馬翻

然遠救朔方兵蓋亦同此意以

為進狄而書人非聖人之旨

僖二十一年春狄侵

衛

杜註為邢故張氏洽曰因邢之盟也

吳氏澂曰狄因宋衛伐齊喪仗

義與師以救齊又與邢協力伐

衛衛國病邢狄又援齊以為邢

謀至此遂為邢侵衛竊謂宋襄

圖伯而反使狄居仗義之名衛

文中興而已即冒背德之罪則

文公與甯武子謀國未為盡善

而狄之侵衛未可謂無名也中

國顛倒如此春秋安得不望晉

文之出乎

鄭

朱氏睦釋曰鄭在王畿王所倚

毘類叔桃子將欲叛王故先伐

鄭此蓋為叔帶謀爾伐鄭果出

王意是年王出居于鄭伐鄭而

依鄭無是理也

冬天王出居于鄭

僖二十五年夏晉侯



納王 不見經

彙纂曰晉侯有功王室未有不告諸侯者其事不見于經是夫子削之也愚謂狄人奉臣伐君致天子播越其罪大矣晉侯宜聲其悖逆之罪帥六師臨之其功高于城濮十倍乃以久依狄人之故隱忍不發誅于帶而宥狄是顧私恩而虧大義夫于刑而不錄職是故歟彙纂任責其請隨以兵威彊取畿內之邑猶未見及此也

僖二十年夏狄侵齊

左傳聞晉之有鄭虞也胡康侯曰晉文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家氏鉉翁曰晉文置狄不問以狄無僭王圖大之心而楚之志不在小

僖三十一年冬狄圍

衛衛遷于帝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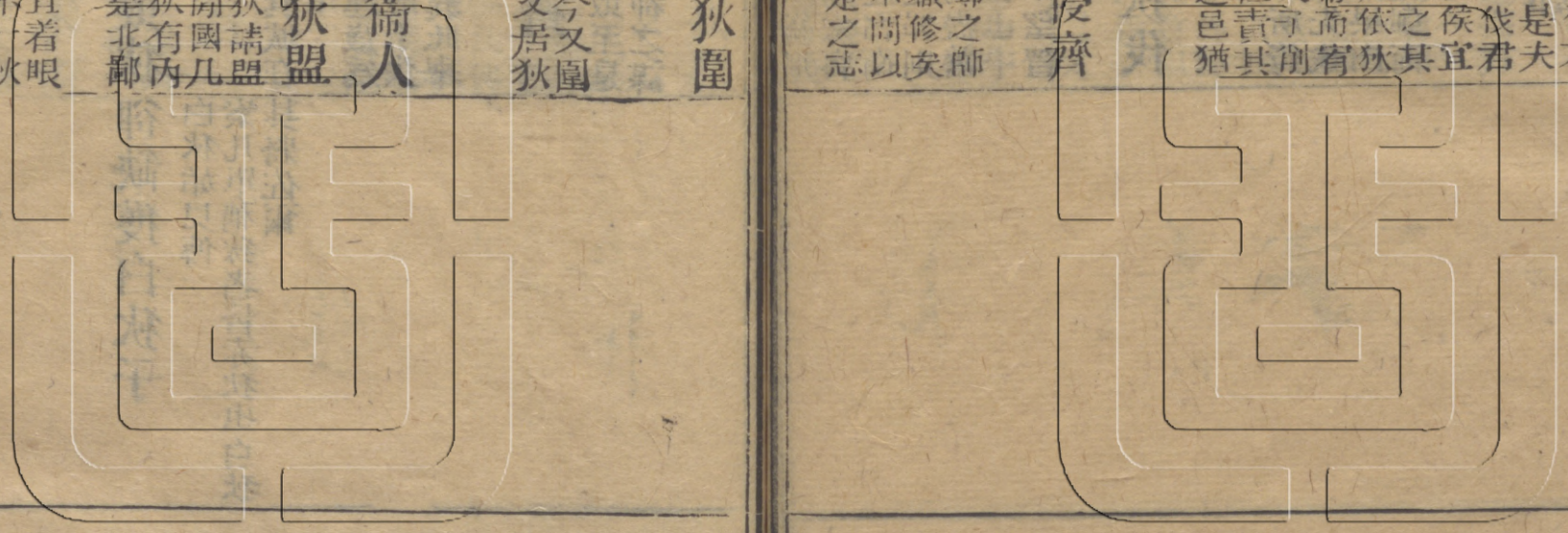
吳氏澂曰狄去年侵齊今又圍衛若無晉伯然豈以晉文居狄之久而狎之歟

僖三十二年夏衛人

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左傳狄有亂衛人侵狄秋請盟家氏鉉翁曰衛三十年開國凡再遷抑亦微弱矣一旦狄有內亂從而侵之狄請平自是北鄙不聳

案左傳狄有亂三字最宜着眼看自是赤白狄分號令不一狄亦浸微自閔元年至此狄之橫于中國三十四年矣是年冬晉文公卒



僖二十三年夏狄侵

齊

左傳因晉喪也

秋狄伐晉晉人敗狄卻缺獲白狄子

于箕

杜註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在其將佐爾

白狄始見傳案凡單稱狄者皆赤狄也白狄

今太谷縣東南三十五里案自僖三十年以來狄連歲為中國患侵齊伐衛今竟敢于伐晉且深入至箕使非晉襄此舉狄禍其未有艾乎

文四年夏狄侵齊

汪氏克寬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以晉襄無攘卻之謀故也

文七年夏狄侵我西

鄙

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酈舒且讓之

案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傳云酈舒為政此傳云云知此狄之為赤狄明矣是時晉襄既殺秦晉交爭故狄人得以肆其侵暴也

文九年夏狄侵齊

案狄不侵齊五年矣至是復肆其橫則以乘楚之得氣故也

文十年冬狄侵宋

高氏闕曰狄侵諸大國獨宋未爾今復侵宋者以宋昭公之亂未定也

文十一年秋狄侵齊

高氏閔曰十餘年之間狄四侵齊其強如此所以大鹹之功也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

臣敗狄于鹹

案此狄是赤狄也下書獲長狄僑如猶言獲宋華元獲陳夏馮俘獲之將佐爾經不書以夷狄故略之彙纂亦云傳先言敗狄于鹹後言獲長狄僑如蓋以長狄為狄中之一人非以長狄為國號與我意合

文十三年冬狄侵衛

趙氏鵬飛曰狄自鹹之敗銳鋒頻挫今復侵衛者以衛迫于狄時成公方會魯于杏故狄乘虛而侵之

宣二年秋赤狄侵齊

赤狄始見經

案狄自入春秋以來俱止書狄蓋舉北方引弓之人合而為一也即狄有亂以後箕之役白狄見矣而以狄冠之白狄猶為之屬至是顯然分國為二其自通于中國加一赤字之號而白狄亦以八年皆晉伐秦自為盟會征伐不復就赤狄之役矣此匈奴分為南北單于之始也

宣四年夏赤狄侵齊

案狄是時四出侵伐連年用兵號令不一此狄之衰微也

宣六年秋赤狄伐晉

圍懷及邢邱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

宣七年秋赤狄侵晉

獲長狄僑如

案先儒皆以長狄白狄為國號經當云晉敗白狄于箕叔孫得狄而後言卻缺獲白狄子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足知狄之君為赤狄而長狄白狄皆其將佐之臨陣見獲者爾左傳又言晉之滅潞獲僑如之弟焚如非其明證歟若說僑如為鄭瞞之君防風氏之後守封隅之山去中國二千餘里安能為患公羊以為一之齊一之魯一之晉穀梁又以為直敗一人之辭自古未有以一人而能為寇患者誕愈甚矣蓋長狄不過如後世巨母霸之屬狄人恃以為威猛而卒

見獲其勢遂日微情理想當如是爾

取阿陰之禾
杜註晉用桓子謀故縱狄

宣八年夏晉師白狄

伐秦

白狄始見經
左傳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案此時白狄知赤狄之將亡而
欲結晉以自固也

宣十一年秋晉侯會

狄于欒函

左傳卻成子求成于眾狄眾狄
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
杜註赤狄潞氏最强故服役眾
狄
案此云眾狄專係白狄之種類
若鮮虞肥鼓之屬是也晉侯親
在會蓋欲攜赤狄之黨以絕其
援至十五年遂滅潞氏益知前

宣十五年晉師滅赤

狄潞氏以潞子嬰兒

歸

左傳六月癸卯荀林父敗赤狄
于曲梁辛亥滅潞鄆奔衛
人歸之晉晉人殺之秋七月壬
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王立
黎侯而還獻俘于周
案潞氏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
黎今潞安府長治縣西三十里
有黎侯亭曲梁故城在直隸廣
平府永年縣東北

宣十六年春正月晉

日之合而今日之分也僖公初
年當狄之初起里克曰懼之而
已無速眾狄蓋此時合諸部為
一力大勢盛遂無敵于天下

獲長狄焚如

案焚如是僑如之弟國滅而見
獲是赤狄之殉難者耳晉盟眾
狄而長狄不與兄弟與國同死
可謂義矣如果有鄭瞞之國在
英郡之永安何為不歸其國而
甘以其身為赤狄殉乎

人滅赤狄甲氏及留

吁

左傳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

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

杜註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

滅潞氏并盡其餘黨

案甲氏在今直隸廣平府雞澤

縣地留吁今山西潞安府屯留

縣南十三里有純留故城鐸辰

當亦在潞安府境十一年之盟

眾狄此等俱不在內以其為赤

狄之種類故必殄滅之而後已

知前日之所盟者白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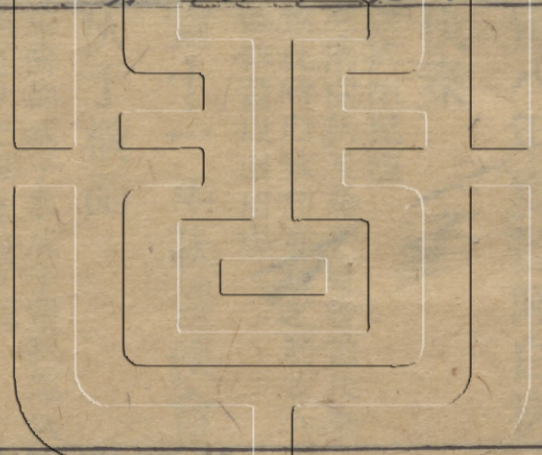
成三年晉卻克衛孫

良夫伐廡咎如

左傳討赤狄之餘焉

杜註廡咎如赤狄別種潞氏餘

民散入廡咎如故討之
案是年赤狄之種盡絕



成九年冬秦人白狄

伐晉

案是時秦召楚與狄伐晉故十
二年晉敗狄而旋帥伐秦也

成十二年秋晉人敗

狄于交剛

高氏開曰此狄蓋白狄也九年
秦人敗狄晉此先敗狄而後

伐秦是知報九年之役也

案是時赤狄之種盡絕故中國

直名白狄為狄不復別之如赤

狄之在閔僖之世也

襄十八年春白狄來

杜註不言朝不能行禮

高氏閱曰春秋書白狄于是焉

襄二十八年夏白狄

與諸侯朝于晉

不見經
宋之盟故也是時白狄屬楚

昭元年夏晉荀吳帥

師敗狄于大鹵

左傳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

案羣狄即所云眾狄蓋白狄也

宣十一年卻缺求成于狄狄以

攜赤狄之黨遂滅潞氏是後役

于晉從晉伐秦中聞為秦所誘

而有交剛之敗其禍遂息閱四

十二年復率帥無終以伐晉無

終今直隸藹州在太原東北二

千餘里且曾與晉和羣狄敢為

措煽為患邊鄙宜其啟晉雄心而有肥鼓之滅也

昭十二年秋晉荀吳

滅肥以肥子緜皋歸

不見經

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

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

杜註肥白狄也鉅鹿下曲陽縣

西有肥累城在今直隸真定府

藁城縣西南七里縣西南有昔

陽亭為肥國都與新樂縣接壤

冬晉伐鮮虞

左傳因肥之役也

杜註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

市縣今直隸真定府新樂縣西

南有新市故城其地有鮮虞亭

昭十三年秋晉荀吳

侵鮮虞 不見經

是年八月晉會諸侯于平邱甲軍四千乘鮮虞人聞晉師悉起因不設備晉荀吳以上軍使鮮虞及中人大獲而歸
杜註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入城在今直隸真定府唐縣

昭十五年秋晉荀吳

帥師伐鮮虞圍鼓以

鼓子戴鞮歸

左傳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鼓人告力竭食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杜註鼓白狄之別種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在今直隸真定府晉州西今州治即漢志所云鼓聚也

昭二十二年六月晉

荀吳再滅鼓 不見經

左傳晉之取鼓也既獻廟而復反鼓子已又叛晉屬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糶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戴鞮歸使涉佗守之自是鼓地屬晉矣
案是時白狄之種亦絕獨留一鮮虞至戰國時為中山王

定三年秋鮮虞人敗

晉師于平中 不見經

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定四年晉士鞅衛孔

圍帥師伐鮮虞

趙氏鵬飛曰晉伐楚諸侯之利而六卿之害也故定公出而六卿忌其有功辭蔡卑鄭而墮其成效晉伐鮮虞晉之害而六卿之利也故荀氏士氏趙氏交伐以顯其績

定五年冬晉士鞅帥

師圍鮮虞

左傳報觀虎之役也

哀元年秋師及齊師

衛孔圉鮮虞人伐晉

以救范氏

經止書齊衛二國沒魯與鮮虞不書

哀二年春齊衛圍戚

求援于中山

杜註中山即鮮虞

案戚為衛太子蒯聩所居而景公方與晉爭伯助子圍父助臣叛君而皆求助于外裔中國之不道甚矣

哀四年冬荀寅奔鮮

虞

不見經

齊國夏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案自昭元年以來晉無歲不興邊功置楚不問而與外裔為難滅肥鼓并欲剗鮮虞而銳意立功者荀吳范鞅也身歿未幾而其子為晉所逐反求托庇贖武之禍至于如此天道好還可不戒哉

哀六年春晉趙鞅帥

師伐鮮虞

左傳治范氏之亂也
案鮮虞與肥鼓杜註皆云白狄
種歷觀諸傳其地大抵在直隸
真保之間益知史記所云居于
河西者誤也

東夷

僖十九年傳宋襄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又論
語子欲居九夷註云東方之夷有九種若吠夷黃夷白夷之
屬今考春秋左傳杜氏所稱東夷國絕少如萊介諸國以其
僻小不通于中夏故遠外之若吳楚越儼然與中國會盟且
吞併諸夏不復列于蠻夷之數矣

淮夷

僖十三年淮夷 僖二十九年春宣七年夏齊侯宣九年取根牟

病杞 不見經

介葛盧來

伐萊

根牟

杜註淮夷魯東夷
案魯地盡江南海州沅
陽縣淮夷當在今淮安
府山陽安東之間
南七十里有黔陬城古
介國也
杜註介東夷國在城陽杜註萊者也今東萊黃
縣
案是年齊侯復伐萊而
魯于是秋取根牟蓋齊
魯俱懷吞併各就其近
處益地萊在齊之東而
萊人來伐則萊于齊為
邊鄙之患由來久矣魯
與萊中隔齊素無嫌
隙特承齊意而往會之
欲悅齊以為己取根牟
之計耳萊險固而根牟
弱小故魯之取較易于
齊

昭四年夏楚子

及諸侯淮夷會冬介葛盧來

于申

左傳以未見公故復來
朝

宣九年夏齊侯

伐萊

昭八年蒐于紅

秋七月楚子以僖三十年秋介

戴氏溪曰萊于齊為近
故齊必欲服之

自根牟至于商

諸侯及淮夷伐人侵蕭

成十八年王湫衛革車千乘

吳

案介在山東之膠州而蕭為江南徐州府之蕭

奔萊 不見經

案此時根牟已入為魯邑傳言其極東以至極西之境也

昭二十七年傳

縣相去千有餘里越魯而侵蕭則其來雖未必求援而其窺探情事孰覽徑道可知矣

范獻子曰季氏

國弱來奔王湫奔萊

甚得其民淮夷

襄二年春齊侯

與之

伐萊 不見經

左傳萊人使正與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秋魯葬夫人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魯故晏弱城東陽以偏之

襄六年冬齊侯

滅萊

左傳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墜之環城傅千棠王湫帥師及正與千棠入軍齊帥齊師大敗之遂入萊晏弱圍棠滅之遷萊于邠

南蠻

春秋之世楚境不能越洞庭而南楚使對桓公言曰寡人處

南海特誇辭耳故其時蠻夷之在今湖南境者皆係徼外世

服屬于楚無由自通于中國中國往往不能舉其號第稱蠻

曰羣蠻濮曰百濮以概之蓋其種類實繁其地為今某州縣

亦難可深考獨盧戎以敗屈瑕軍楚滅之為廬邑文十六年楚
戢黎為廬大夫侵庸其地在今江漢間略可紀焉

盧戎

羣蠻

百濮

巴

桓十三年楚屈文十六年楚大文十六年百濮桓九年楚及巴

瑕伐羅羅與盧饑羣蠻叛楚

聚于選昭九年師圍鄢

戎兩軍之大敗

詹桓伯曰巴濮

杜註巴國在巴郡江州

之

楚鄧吾南士也

今為四川重慶府治巴

杜註盧戎南蠻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東五十里有中廬故城亦曰中廬鎮孔疏廬與廬通

後漢書南蠻傳曰蠻屬于楚鄢陵之役蠻與其王谷兵擊賈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秦昭王使百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

孔安國牧誓注云庸濮在江漢之南是濮為西南夷韋昭國語注云濮南蠻之國杜預釋例曰建寧郡南有濮夷濮夷無君長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

案晉建寧郡在今雲南

莊十八年傳巴人叛楚而伐鄢處取之遂門于

界約言其地當在楚之南境而迤西

昭十九年楚子文十六年楚人為舟師以伐濮秦人巴人滅庸

赤狄白狄論

春秋之世有赤狄白狄又有長狄長狄兄弟三人無種類而赤

狄白狄種類最繁案經傳所見赤狄之種有六曰東山臯落氏

曰麇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鐸辰白狄之種有三曰鮮

虞曰肥曰鼓然以予考之閔僖之世狄尤橫其時止稱狄未有

赤白之號蓋當時之單以狄舉者皆赤狄也赤狄最强能以威

力役其種類白狄故居河西其別種在中國者赤狄能役屬之

而長狄尤其酋豪中之魁異者合諸部為一力大勢盛故能以

兵滅伐邢入衛滅温伐周又能仗義執言救齊伐衛以齊晉之
強莫之能抗也其疆域自晉蒲屈以東東與齊魯衛爲界蓋自
平陽潞安以及山東之境雜居山谷縣地千里故當日邢衛宋
魯齊晉鄭諸國胥被其患逮魯僖公之三十二年而狄始亂明
年伐晉而白狄子見獲蓋其種類自相攜貳各分部曲如匈奴
之分五單于勢分力弱自是而赤狄白狄紛然見經而狄於以
不競矣論者謂長狄白狄之各爲一國非也蓋其初皆屬于赤
狄後稍稍離異始以名見于春秋文宣之世威令不行四出侵
伐屢見挫衄經書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叔孫得臣敗
狄于鹹獲長狄僑如皆狄之將佐後僑如之弟焚如與潞俱滅
則狄之死國難者春秋賤之故不書使不得與潞子嬰兒等則

其種之貴賤可知矣綜而計之莊公三十二年而狄伐邢暴橫
中國更三十有四年而狄有亂赤狄白狄始分又三十有五年
而赤狄潞氏滅于晉又六十有五年而晉滅肥又十年而晉滅
鼓白狄止存鮮虞首尾百四十有四年之間盛衰強弱之故豈
不較然也哉晉里克之逐狄也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則當狄
之合狄之所以盛也卻成子之求成于狄也眾狄疾赤狄之役
遂求成于晉則當狄之分狄之所以衰也春秋始書狄而後書
赤狄白狄者蓋因列國之赴告與狄之自通于中國者而書之
皆當時之實錄學者可由此思其故矣杜氏于呂相絕秦以白
狄爲晉婚姻謂赤狄之女白狄伐之以納于文公其意似以廢
咎如爲赤狄而重耳所奔爲白狄此出于臆見無可考據臆咎

皇清經解續編 春秋大事表二十九
如之女爲叔隗季隗而狄女亦稱隗后則本爲一姓當時之止稱狄者皆係赤狄無疑也太史公稱諸戎翟自有君長莫能相一蓋據春秋之末至戰國而言耳非所論于魯閔僖之世也

戎狄書子論

昔先王建國胙土命爵分爲公侯伯子男春秋時班班猶存然亦有出于時王之所賜如王命曲沃武公以一軍爲晉侯邠犁來進爵爲小邾子是也而于戎狄則無聞乃吾觀宣昭之間赤狄之別有潞子嬰兒白狄之別有肥子緜臬鼓子戴鞮者聖人皆書之于經而左氏不著其封爵之所自杜預亦弗深考余嘗疑之其爵非先王之所賜亦非時王別命以土直以戎狄各居一方桀驚難制大國請于王而命之如唐世外彝有叛者就加節度使之類耳而其先之不見于經何也閔僖之世狄最强盛聖人止書狄其時實未賜爵也僖之末年而狄有亂赤狄白狄始分宣三年而赤狄始見經八年白狄始見經自後凡書赤狄者七書白狄者三其時賜爵與否未可知而聖人略之不書者春秋于外彝多從其故號如楚之武文改爲楚已久而終莊公之世止書荆人是也逮晉滅諸國則其君臣自誇武功獻俘于王必詳列其國號與其君之爵與名如後世之露布自京師昭示遠近春秋安得而不書其爵乎至如甲氏留吁鐸辰則實未有國號未賜爵命聖人亦第從其實書之也經于潞氏及甲氏

留吁明書赤狄而曰肥曰鼓不著狄號而杜氏知爲白狄之種者此或別有考據至其國名則各從其地潞氏以潞縣得名鼓

以鼓聚肥以肥累城得名此各因廬帳所在從而立稱知出于春秋之季之濫加名器而不得比于徐楚吳越之列明矣推而計之如所稱戎子駒支無終子嘉父戎蠻子嘉及陸渾子者例皆書子無終乃山戎之別種陸渾係秦晉之所遷其非文武之舊封尤最易明者他如楚之別爲夔宋之別爲蕭聖人皆書之于經而未詳其封于何年正義云宋桓公之立蕭叔大心有功宋人封之爲附庸孔晁註鄭語謂熊摯有疾而自棄于夔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此皆隱桓以後之別封者余悲夫春秋之國日就微滅而亦有別爲建置如鮮虞亦曰中山至戰國時僭號稱王與燕趙爲列國均非周初之舊封余因得而備論之庶春秋當日之興廢較然可睹焉

范爲士會封邑考

山東濮州范縣爲晉范武子封邑世多疑之以晉當春秋中葉不應拓土至此季氏私考遂以爲隨之別名此甚非也余嘗考之武子之封范蓋自宣十五年晉人滅潞之後始也案宣十二年邲之戰稱隨武子十五年荀林父滅潞十六年士會滅甲氏留吁晉侯請于王命爲太傅王享之其時止稱武子而不稱隨十七年請老遂稱范武子以後世世稱范意范爲赤狄潞氏地晉滅其族而因以爲武子賞功之邑耳何則滅潞之役士會荀林父二人同功荀林父賞狄臣千室士伯諫不殺荀林父猶予以瓜衍之縣士會滅甲氏留吁豈獨無賞傳但載其將中軍爲太傅而偶遺其封邑耳其范之爲狄地何也春秋時狄之疆域

甚遠伐邢而邢遷夷儀攘邢之故地入衛而衛遷楚邱處殷之故墟其後屢侵齊魯曹濮之境狄地實相犬牙而晉獻之世以蒲屈爲邊案蒲屈爲今平陽府隰吉二州之境自此以東皆狄地故曰狄之廣莫狄之東爲衛衛之東爲齊故其時晉之與齊甚遼遠齊桓會盟無由至文襄之世猶隔絕文公伐曹必假道于衛是則未滅潞氏以前晉決無由得范地既滅潞氏二年而武子遂封范中開不聞別侵齊魯故知范爲狄之故地無疑當是時楚方強橫服鄭伐宋晉概置不問而卻缺士會專致力於狄其意以爲爭無益之虛名不如爲拓土之實計故求成以攜其黨滅留吁甲氏以盡其族自是以後衛之故封如河內朝歌邯鄲百泉之地悉爲晉邑幾有中原大半與齊魯衛三國爲鄰境鞏之戰遂卷甲而長驅入齊矣後東昌之冠縣爲晉冠氏邑邱縣爲晉乾侯邑而齊烏餘以廩邱入晉廩邱亦范境此皆宣公以後之晉非宣公以前之晉也余輯疆域而有見于范武子之事故備誌之使後有考焉

隨在今山西介休縣縣東有隨城隱五年翼侯奔隨卽此隨也士會旣受范隨仍歸于晉案吳季札封延陵稱延陵季子後更封州來稱延州來季子以兩邑並食故得兼稱今范氏惟稱范故知更不食隨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八終

法而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三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諸
儒皆所不解以日月無頻交之理不交無從有食惟漢高帝三
年及文帝前三年俱于十月十一月晦頻食與春秋相同術士
無從考知元郭守敬之言曰三代歷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
次至漢造三統歷而是非始定經一千一百八十二年歷凡七
十改創法者十三家足徵天之運行無常雖聖人創造歷法經
數百年輒廢不可用竊意易稱治歷明時當湯武革命之初應
天順人改定正朔其損益歷法必更大備而自堯命羲和舜齊
七政而後六經之文無可考見識者惜之然則守敬所云歷無
定法者特其法不傳于後非果三代聖人不爲更造也自武王
革殷至春秋時又已數百年周衰失政世無明天子莫能修正
歷法莊襄定哀之間閏餘失次日月交會其行度往往與後世
錯固其理也漢初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廢壞宜改正朔始
造太初歷自後日益精密自此以前至春秋經戰國之衰亂秦
漢皆以力征日不遑給莫能以欽若昊天爲事則高帝文帝時
之連遭頻食秦置閏多在歲後莫能隨月置閏恆書後九月與
春秋之季略相彷彿其亦以此歟故論著之以俟後之精通歷法
者攷焉輯春秋天文表第四十

春秋大事表四十九
春秋大事表四十九

春秋大事表四十九
春秋大事表四十九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九

南菁書院

春秋大事表四十九

天文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日食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春秋書日食三十六謹天戒也或曰日食有常度矣當食而食天道之常于人事何有若是則天人之理不相符合而春秋之書之者為贅也夫月之與日歲十二會為十二朔朔者日月交會之期故食恆在朔而道有表裏或不正相植則月不能掩日歷家推算大率以一百七十二日有餘而一交交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經止書日食三十六必有應食而不食者矣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亦必有不

應食而食者矣故夫日食者歷家以為常春秋以為變也春

秋之法常事不書而日食必書懼人主之忽以為常也杜氏

乃謂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其餘則否然則非正陽之月而

日食春秋不應書矣豈不謬哉或日或不日或朔或不朔史

失之也襄十五年以後無不書朔日者矣書鼓用牲于社者

三譏也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僭也不用幣用牲非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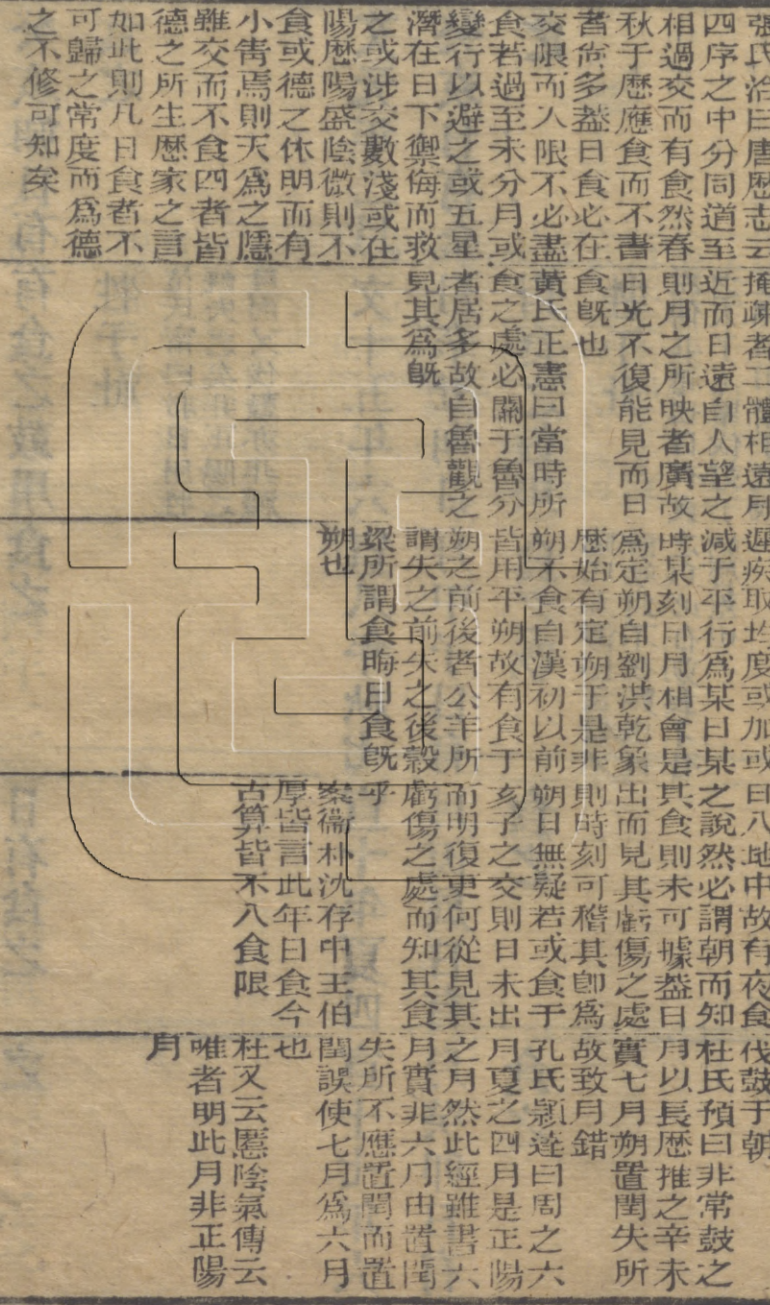
隱三年春王桓三年秋七桓十七年冬莊十八年春莊二十五年

二月己巳日月壬辰朔日十月朔日有壬三月日有六月辛未朔

有食之 有食之既 食之 食之 日有食之鼓 用牲于社

孔氏穎達曰日月同孔氏穎達曰既謂日彙纂曰歷家論朔有劉氏微曰穀梁曰不處則日被月映而形光盡也日月之體大平朔有定朔以日平言朔夜食也非也春曉不見食必在朔然小正同相掩密者二行月平行推算某日秋闕疑據見而錄何左傳非常也惟正月亦有雖交而不食與體相近正映其形故某時某刻合朔是為以其夜食而書乎之朔隱未作日有食

頻交而食者 張氏洽曰唐歷志云掩疎者二體相遠月遲疾取均度或加或日八地中故有夜食伐鼓于朝四序之中分同道至近而日遠自人望之減于平行為某日某之說然必謂朝而知杜氏預曰非常鼓之相過交而有食然春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時某刻日月相會是其食則未可據蓋日月以長歷推之辛未秋于歷應食而不書日光不復能見而日為定朔自劉洪乾象出而見其虧傷之處實七月朔置閏失所者尙多蓋日食必在食既也 歷始有定朔于是非則時刻可稽其即為故致月錯交限而入限不必盡黃氏正憲曰當時所朔不食自漢初以前朔日無疑若或食于孔氏穎達曰周之六食若過至未分月或食之處必關於魯分皆用平朔故有食于亥子之交則日未出月夏之四月是正陽變行以避之或五星者居多故自魯觀之朔之前後者公羊所而明復更何從見其月然此經雖書六潛在下下禦侮而救見其為既 謂失之前失之後穀虧傷之處而知其食月實非六月由置閏失所不應置閏而置之或涉交數淺或在 梁所謂食晦日食既乎 陽歷陽盛陰微則不 案衛朴沈存中王伯 厚皆言此年日食今也 食或德之休明而有 唯者明此月非正陽 小青焉則天為之隱 雖交而不食四者皆 如歸之常度而為德 德之所生歷家之言 之不修可知矣



莊二十六年莊三十年九僖五年九月僖十二年春僖十五年夏

冬十有二月月庚午朔日戊申朔日有王三月庚午五月日有食

癸亥朔日有有食之鼓用食之

日有食之 之

食之

牲于社

范氏甯曰救日用牲既失之矣非正陽之月而又伐鼓亦非禮

文元年二月文十五年六宣八年秋七宣十年夏四宣十七年六

癸亥日有食月辛丑朔日月甲子日有月丙辰日有月癸卯日有

之

有食之鼓用食之既

食之

食之

牲于社

陸氏九淵曰言日不言朔食不在朔也日之天子不舉伐鼓于朔歷差也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何氏休曰社者土地之主月者土地之精上繫于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

呂氏大圭曰天子尊故責神諸侯自責而已牛必在滌三月乃成牲口食用牲取具臨時非禮也

趙氏恆曰朝者已之所居社者神之所居故鼓于朝則為責已而鼓社則為責神

彙纂曰是年實係六月則伐鼓為宜所失者不于朝而于社不用幣而用牲耳

成十六年六 成十七年十 襄十四年二 襄十五年秋 襄二十年冬
月丙寅朔日有二月丁巳月乙未朔日八月丁巳日十月丙辰朔

有食之

朔日有食之有食之

有食之

日有食之

襄二十一年冬十月庚辰襄二十三年襄二十四年六月癸巳朔

九月庚戌朔朔日有食之春王二月癸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

日有食之西朔日有食朔日有食之

許氏翰曰比年食又比月食蓋自是八年之閒而日七食禍變之

楊氏士勛曰據今歷之閒而日七食禍變之

或有之石氏介曰諸儒以為歷無此法或傳寫之誤然漢之時亦有頻食者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是也天道至遠不可得而知後世案交會之度而求之亦已難矣

家氏鉉翁曰二十一年及此年連書日食疏家以歷術謂無連月日食之事愚謂天道有時而失常若執一定之律恐非春秋記災示警之意

襄二十七年昭七年夏四昭十五年大昭十七年夏昭二十一年

冬十有二月月甲辰朔日月丁巳朔日六月甲戌朔秋七月壬午

乙亥朔日有食之有食之日有食之朔日有食之

食之

左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杜氏預曰周十一月今九月斗當建戌而

左傳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之衛大魯小去衛地如魯地于是有災魯實受之大

杜氏預曰周十一月今九月斗當建戌而卿秋八月戌辰衛侯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惡卒冬十有一月癸文十一年三月甲子未季孫宿卒

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杜註衛地豈華也魯有二十六閏今長歷地降婁也日食于豕推之得二十四閏通章之末及降婁之始計少再閏

孔氏穎達曰經傳所善小也周四月今二月言月互異者杜以長月故日在降婁

歷推之乙亥是十一

左傳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之衛大魯小去衛地如魯地于是有災魯實受之大

杜氏預曰周六月是夏之四月為建巳正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注氏克寬曰昭公之世凡七日食比之他公災異最數梓慎不能因公之問告以遇災而懼之意乃云不為災是黨于季氏也

春秋大事表四

月朔非十二月也若
是十二月當為辰在
亥以申為亥則是三
失閏不止于再失推
歷與傳合知傳是而
經誤也

昭二十二年昭二十四年昭三十一年定五年春王定十二年十

十二月癸酉夏五月乙未十二月辛亥三月辛亥朔一月丙寅朔

朔日有食之朔日有食之朔日有食之日有食之日有食之日有食之

左傳梓慎曰將水昭左傳史墨曰未年及
子曰旱也日過分而此月也冥其入郢平
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終亦弗克入郢必以
無早平陽不克莫將庚辰日月在辰尾庚
積聚也
王氏樵曰梓慎叔孫勝金故弗克
皆妄測天道或傳者
因時之旱而傳會也

定十五年八

月庚辰朔日

有食之

趙氏泂曰公羊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

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蓋以為司歷失之考漢書律

歷志西漢日食多在晦亦有先晦一日者公羊此義必有所

受蓋聖人以日食不在正朔苟書于經非治歷明時之意故

或去朔或去日以示義彙纂曰朔前朔後聖人何難據實以

書而必各立義例乎且日食于朔二日則不得為朔矣而可

仍以朔書之乎故當以闕文為正案東山每有此穿鑿之說
蓋過求而失之也彙纂之

言當
矣

星變

汪氏克寬曰經書星變者四莊七年之星變以王人不能勝五國之兵而王命益不行于天下也文十四年星孛以桓文迹熄而宋齊晉之君皆有禍亂也昭十七年星孛以王子朝庶孽奪正而兵力交于王都之內也哀十三年星孛以強吳爭伯而中國諸侯皆為之服役也凡此皆變之大者而王伯衰亂之徵也趙氏汭曰日食星變皆為天下記異左氏傳載叔服梓慎論星孛惟以大國災咎當之當時流俗之論上不

知有王室下不知有天下大勢其所知者惟二三大國而已

莊七年夏四僖十六年春文十四年秋昭十七年冬哀十三年冬月辛卯夜恆王正月戊申七月有星孛有星孛于大十有一月有星不見夜中朔隕石于宋入于北斗 辰

星孛于東方

星隕如雨 五

何氏休曰周之四月程子曰春秋所書災君皆將死亂不出七年宋齊晉之除舊布新也今除于其言于東方何見于夏之二月昏參伐狼異皆天人響應有致胡傳後三年宋弒昭梓慎曰在宋衛陳鄭家氏鉉翁曰天欲且注之宿當見參伐主之道以漢儒所言公又二年齊弒懿公也明年夏五月壬午太陽將升而孛見焉斯艾立義狼注主持皆牽合不足信儒者又二年晉弒靈公 宋衛陳鄭災 妖星于太陽彗常之衡平也皆滅者法度見此因盡廢之 穀梁其曰入北斗斗胡傳大辰房心尾也變也

廢絕威信凌遲之象陳氏深曰星陽象忽有環域也 心為明堂天子之象汪氏克寬曰星孛東朱子曰日見于晝星隕而為石石陰類是劉向曰北斗貴星入其前星太子後星庶方乃東方悖亂吳爭明于夜天道常理今陽化為陰精氣返為君之象弗星亂臣之子孛星加心象天子強而越滅之之徵也夜有日光常星不見頑曠也獨見于宋者類言邪亂之臣將並嫡庶將分爭也後五經書孛者三始而應此陰不陰陽不陽君齊桓終而宋始伯宋弒其君 始孛孛行度謂此星孛長三星其占略同楚亦不能伯矣天變不君臣不臣之應也 無其德故天見災異黃氏震曰唐李愬風趙氏汭曰漢書註孛室終而應在蠻夷吳于其地以警悟之

左傳周內史叔服曰左傳申須曰彗所以公羊孛者何彗星也

宋居晉之東故晉齊孛然彗星光芒長參

宋當之斗數七故云參如掃帚長星光芒

不及七年

有一直或竟天或十

丈三十丈史記晏子

對齊景公曰孛星將

出彗何懼乎然則孛

書萬充宗黃黎洲春秋日食問答後

問云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頻食者二先儒皆謂日無頻食法王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合者二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頻食亦入限乎抑史官怠慢當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乎

答曰沈存中云衛朴精于歷術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惟莊公十八年一食今古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王伯厚之言本此愚按襄公二十一二二十四兩年俱頻食歷家如姜岌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歷亦言其已過交限西歷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

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則斷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 宮 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至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 宮 三度七九三五入限至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朴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來不入食法按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朴于其不入食限者自謂得之于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何說也

按此問答推究春秋日食最精細但黎洲云西歷以越六月

卽能再食者卽高氏閱所稱歷家推步之法一百七十三日日月始一交交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是也高係宋時人是時西法未入中國則爲此說者亦不自西歷始矣頻食旣斷無此法而春秋之所以書者何也是時周歷算法已不准推步常遲一月頒歷云某月朔應日食到前一月之朔而日大食甚至襄二十四年七月朔食之旣人所共見魯史旣據實書之矣至後一月不見有食則以周保章氏所頒未敢輕削魯史非精歷算者不能考正是用之不入食限也則疑食之微或食于夜而人不見因並存之孔子因而不革看後來漢書本紀所載高祖卽位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俱于十月十一月晦頻食亦是漢初襲用秦正歷法未講致有此悞至武帝太初定歷以後則斷無此矣連月頻書者此非魯史官怠慢之過乃太拘守之過也若謂天道至遠不可得而知容或有此則自太初迄今二千年中更南北朝五代之濁亂絕無連月再食之事而獨于春秋時再見且于漢祖開創孝文恭儉之朝而再見無是理也

望溪方氏曰頻月而食何也後月之食眾所共見也前月之食史所誤推也設前月陰晦據所推以書于策而食在後月則莫肯追正其失而並書于策矣

案望溪之說大旨略同但以爲前月虛而後月實余前亦持此論後於黎洲集中見答萬充宗語遂改從今說黎洲精于天文意必有實據姑識此以俟後之君子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九終

平湖何錫驊校
漢州張祥齡

春秋五行表敘

班氏云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漢董仲舒治公羊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言五行又與向異歐陽子曰聖人沒而異端起秦漢以來學者惑于災異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故其作五代史書天而不書人二者之說果孰從乎曰二者雖殊其義一也諸子即天以命人歐陽子以人而合天均無失乎易春秋之旨而已不言天則天道廢故謫見于天則王者避正殿不舉樂戒百工省闕失此春秋書災異之意易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專言天則人事惑故太戊修德而祥桑枯死宋景公有君人之言而熒惑退舍此春秋書災異而不言所以然之

意易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後天者曰天意見矣可不懼乎先
天者曰吾修吾人事而已在天者吾何知焉嗚呼其要歸于責
人事以回天變故詳書災異而不列其事應以示吉凶無常人
君側身修省無日敢即怠荒之意垂教可謂至矣余觀春秋所
載地震山崩水旱螟螽蚤蜚鸛鵒之類多見于莊宣昭定哀之
世天意豈不顯然哉左氏于昭四年大雨雹載申豐言魯不藏
冰之咎哀十二年十有二月螽仲尼歸之失閏此當日黨于季
氏抹撥災異使人主漫不知省而復托于大聖人之言以欺後
世嗚呼此張禹谷永諸儒所以接跡于天下也輯春秋五行表
第四十一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二十

南菁書院

春秋大事表卅一行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地震

王氏葆曰春秋五書地震惟于文襄昭哀見之皆陽微陰盛
君弱臣強之所致文公怠惰政在大夫襄公外役于強楚內
脇于強臣至反國而不敢入若昭哀則遂失國矣

文九年九月襄十六年五昭十九年己昭二十三年哀三年夏四
癸酉地震 月甲子地震卯地震 八月乙未地 月甲午地震

孔晁云陽氣伏于陰下見迫于陰故不能升以至于地動

汪氏克寬曰經書地震者五昭公之世再震

孫氏覺曰春秋書地震不曰于某地蓋聖人之意曰地一震動

杜氏預曰經書乙未甚天之示變欲人君地震魯地也丁西南之有所警而以德銷宮極震周地亦震也之也昭公漫不知省為屋所壓而死

則其應于天下不止于一方安得曰于某也

山崩

孫氏覺曰沙鹿崩梁山崩皆非魯地春秋書之有內辭焉川竭山崩所以召之者在于天下所以應之者徧于四海山雖在于晉而異及于天下不可以晉言也

僖十四年秋成五年梁山

八月辛卯沙崩

鹿崩

趙氏鵬飛曰梁山在韓侯之國韓滅于晉公羊外異不書此何其地為晉春秋不繫以書為天下記異也之晉者山崩川竭天劉氏微曰沙鹿曷為下之大異天地不為不繫國名山大澤不一國而示變聖人亦

以對諸侯守之

豈為一國而書之高氏攀龍曰梁山之東南為晉西南為秦西北為白狄當限隔華夷之處而崩其變大矣

水災

趙氏汭曰災異在一國者以經所書本國人事考之則儆告之意可見董仲舒曰水者陰氣也春秋緯曰陰盛臣逆民悲情發則水出蓋桓公弑立而好亂三家之所自出莊公國母淫恣不能制宣公篡適成公幼弱而三家之勢成至襄公之末季氏益專此皆陰盛臣逆之應也

汪氏克寬曰書時不書月則水之泛溢為害蓋歷時而未平也經書內大水者八桓元年莊七年二十五年宣十年成五

適及于難

汪氏克寬曰王城震而有子朝之奔魯地震而有陽州之孫天之示人顯矣

年皆書秋莊十一年宋大水亦書秋桓十三年大水書夏惟

莊二十四年紀于八月姜氏入之後襄二十四年紀于七月

日食之後書月者未至歷時之久然非非常為災則不志也

桓元年秋大桓十二年夏莊七年秋大莊十一年秋莊二十四年

水 大水 水無麥苗 宋大水 大水

孫氏覺曰大者非常高氏閔曰春秋之時張氏洽曰蓋交姜宣杜氏預曰公使弔之

之辭水非常而為災并田漸廢吠澮溝洫淫陰盛不制之所感故書

或害禾稼敗廬舍則皆蕪而不治于是遇周之秋今五月麥熟呂氏祖謙曰春秋之

書之 大水而無以泆遇大苗將秀因水漂盡故世災異多矣聖人不

家氏鉉翁曰不書月 旱而無以溉聖人書麥與苗俱無 能盡書取其一二甚

槩一秋而言也傷人 大水者悼生民之受 者為後世戒

害物而後書 王氏葆曰經書水災也 其害而無以拯濟之

者九而桓居其二莊 居其三是大水之災 昭儀而萬年宮夜大

二公居三之二矣豈 桓公積惡不悛莊公 雨水幾溺其身天人

釋辭不復怨氣種結 有以致之歟 相感之際焉可誣也

莊二十五年 宣十年大水 成五年秋大襄二十四年

秋大水鼓用 何氏休曰先是城平 傷取根牟及賴役重

牲于社于門 民怨之所生 張氏洽曰是年山崩許氏翰曰夷儀之會

孔氏穎達曰門城門 家氏鉉翁曰六年魯 復繼以大水陰盛之

也鼓與牲二事皆失 咎徵頻仍未有甚于 以水不克伐齊則知

故譏之 此時者宜以臣弒君 水之所及廣矣非特

劉氏做曰凡天災有 以子逐母罪大惡極 憂之災也

幣無牲非日月之膏 天討未加發而為水 旱之災書此以示戒

孫氏覺曰日食必鼓 者為陰侵陽其為驗 甚遠而災未見故聖

莊公不思謹內外之防嚴夫婦之別而徒以牲牲求免此魯之所以亂也

雷電霜雪冰雹

高氏閔曰春秋書大雨雪者三隱以日書桓以月書僖以時書西戌亥月皆非大雨雪之時也以時書為尤異

汪氏克寬曰書大雨雹三僖二十九年昭公迭見于三年四年僖公頗能勤于政事以銷天變故及末年始有失政之漸

遂為文公縱權之張本若昭公則昏懦不立卒不免乾侯之辱天之示人顯矣

隱九年三月桓八年冬十僖十年冬大僖十五年九僖二十九年癸酉大雨震月雨雪 雨雪 月已卯晦震秋大雨雹

電庚辰大雨

雪

胡傳周三月夏之正月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是陰氣縱也

孔氏穎達曰說文云震劈歷震物者雷陰陽激曜者雷之甚者為震

黃氏仲炎曰雨雪常趙氏鵬飛曰非大雪也惟大而為害故書之時而大雪常寒之此獨不言大者周之得也

夷伯之廟

孔氏穎達曰震是霹靂而雷電擊之者子遂專權政在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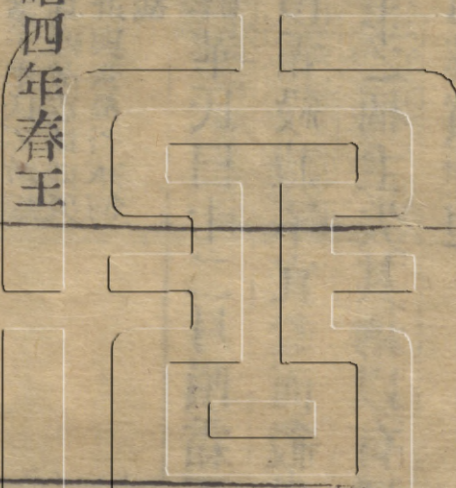
十月今之八月非雨湛氏若水曰周之冬雷而雷電擊之者子遂專權政在大夫

程子曰夷伯之廟震而雷震夷伯之廟天應之也春秋書震者推此事也

昭三年冬大昭四年春王

雨雹

正月大雨雹



劉氏敞曰申豐言聖王在上無雹可也言

雪之為災由藏冰故非也魯未為不藏冰如今之天下莫有藏冰何故也
豐嘉于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為抹殺災異此與張禹谷水何異哉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宜殺而不殺也十月隕霜殺菽不宜殺而殺也其變相反而其占一也威福者人主之柄主失其柄以有罪而賞必至以無罪而罰其事相反而其實一也

趙氏汭曰月令季秋之月霜始降草木黃落謂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霜當重而不能殺草李梅再花而實周十月夏之八月霜不當重而殺菽皆非常之災李堯俞曰菽之

為物易長而難殺者穀梁傳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范氏曰舉殺豆則殺草可知

僖三十三年定元年冬十

十二月隕霜月隕霜殺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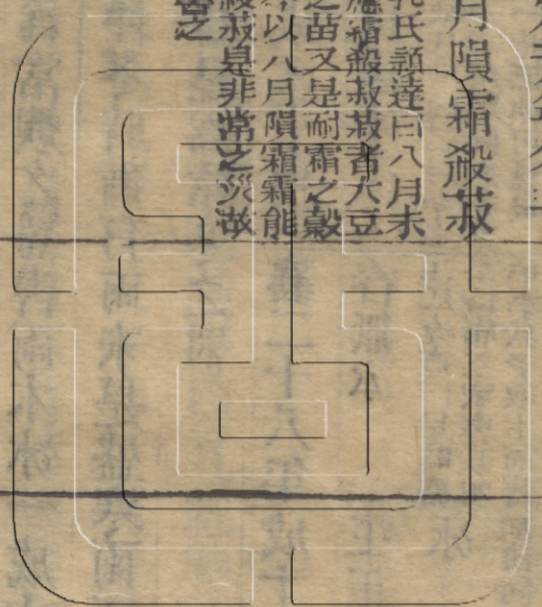
不殺草李梅

實

孔氏通達曰八月未應霜殺菽者大豆之苗又是耐霜之穀今以八月隕霜霜能殺菽是異常之災故

杜氏謬曰春秋詳記災異不遺微細所以謹人君之戒也生殺動植之類皆繫人君之德故詳志之

許氏翰曰僖公寬仁過厚其失也豫而文公以闇弱繼之三桓之盛自僖公始卒以專魯咎徵著矣



春秋書無冰三桓十四年以正月成元年以二月襄二十

八年書春周之正二月夏之十一月十二月也法當堅冰無

冰温也是為常燠之罰書雨木冰一成十六年以春王正月

正月今之仲冬時猶有雨未是盛寒雨下即著樹為冰寒甚

之過其節也是為常寒之罰

桓十四年春成元年春二襄二十八年成十六年春

正月無冰 月無冰 春無冰 王正月雨木

何氏休曰周之正月 歐氏功曰二月今之 汪氏克寬曰是時襄 冰

夏之十一月法當堅 十二月舉此無冰則 公昏庸三家專政明 年季武子取十而襄 公幾不得入其紀綱 陽幼君大臣之象冰

陳氏宗之曰燠而無 冰政治縱弛不明之 所致也 者凝陰兵之類也冰 協水者君臣將執手 兵之微未幾而有甚 邲沙隨之事

劉向曰周衰無寒歲 秦滅無燠年

張氏洽曰固陰沍寒 之時而不冰陰不能 成物之災

不雨

李氏廉曰經書不雨七趙子曰凡經時不雨告廟則書莊三

十一年冬及僖二年冬三年春夏兩書皆每時而一書也文

二年十年十三年三書皆歷時而總書也經書大旱二僖二

十一年夏及宣七年秋正義曰春秋之例旱則修雩雩而得

雨書雩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故公羊以不雨

高氏開曰雨著木而 成冰上温而下寒也 後世謂之木稼多應 在大臣漢儒之學豈 無所受但不當每事 求合耳 朱子曰上温故雨而 不雪下冷故著木而 冰

為記異大旱為記災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穀梁每時而一書閔雨也歷時而總書

不憂雨也文定以僖文二公之行事合之經之所書其為得

聖人之旨無疑矣每時而一書望雨也望雨不得雨故歷三

時而三書不雨以志憂不得雨而憂故得雨而喜書六月雨

以志喜文公不雨而不求雨故歷二時歷四時而一書不雨

略也書不雨至于秋七月則八月雨矣不書八月雨不以雨

不雨為欣感也穀梁所謂無志于民也

莊三十一年僖二年冬十僖三年春王夏四月不雨僖二十一年

冬不雨 月不雨 正月不雨 六月雨 夏大旱

呂氏大圭曰此年纔張氏洽曰止書首時范氏甯曰經一時輒左傳春不雨夏六月杜氏預曰雪不獲雨

二年如是豈止一年雨也 而己特書之者莊公 趙氏鵬飛曰文公之 則飢饉殍殍民命也

亟興土木屢見災異 世累數月不雨而公 危而去冬及今年春 高氏閔曰建己之月

故詳志之 不知怠于政矣僖公 夏之不雨雖記陽亢 萬物始盛待雨而大

程氏端學曰冬不雨 三書不雨纔一月必時 災然書法異于文 古者以是月零而所

不書禾稼而亦書者 書見僖公有憂民之 公亦因以著其君 尚雨則六月之雨尤為

見聖人燮理陰陽無 心而閔雨也 憂民之憂也 何嘉

所不至不但為害禾 稼書也 李氏廉曰一經書雨 此為特筆與他公之

文二年自十文十年自正文十二年自 宣七年秋大 正書不雨者異矣

有二月不雨月不雨至于正月不雨至 旱 杜氏預曰書旱不書

至于秋七月 秋七月 平秋七月 杜氏預曰書旱不書

汪氏克寬曰公羊謂程氏端學曰文公時 陳氏岳曰凡旱為災 汪氏克寬曰宣公連

不書旱不雨之日長 三遭亢旱其所以修 多繫于夏竟夏不雨 歲事齊煩于朝聘兵

而無災非也蓋旱為 民事奉天時者可知 則為災如僖三年書 戎之事先乎伐萊而

災而不久則書旱矣 六月雨則旱不竟夏 為災後乎伐萊而

為災而久則書某月 不雨至某月綱目于 不為災斯書正月不 旱為虐猶不知警而

漢獻之世書四月不雨至七月而分注人相食則為災可知

為災可知

稅款不已也

無麥苗 饑

趙氏汭曰經書無麥苗一杜氏曰秋大水漂之也大無麥禾
 一劉氏曰經無水旱蟲螟之災忽無麥禾由魯不務蓄積日
 損月削以至麥禾皆盡而後覺之非今歲之事也高氏曰劉
 向春秋說以為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沈約宋志謂吳孫皓時
 嘗有之苗稼豐美而實不成闔境皆然百姓以饑所謂大無
 麥禾者也劉侍讀之說必兼高氏其義乃備

莊七年秋無莊二十八年宣十年冬饑宣十五年冬襄二十四年
 麥苗 冬大無麥禾 冬大饑

張氏洽曰積貯天下之大命前此百有餘

孫氏嘗曰麥苗之無孔氏穎達曰麥熟于年水旱蟲螟之災多張氏洽曰宣兩書飢薛氏季宣曰民有殍以水災災之所不及夏禾成在秋而書于矣不以飢書今大水一在大水之後一在為大飢國無凶荒之猶有存焉不得曰大冬者計食不足而後之後特書飢者著言蟲蝻之後甚言國無備一大水而民有殍大者非常之辭無麥總書之
 苗志之于秋見水災程氏端學曰政事乖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也大無麥禾志之于冬見歲凶也春秋一不戒不可委之于數字聖人非苟然者
 春秋書之所以戒有國者謹教人事變理陰陽而已

蟲孽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蟲災者十四書螟者三而在隱公之世
 二莊公一書冬蝻者七桓僖文襄各一宣公哀公各三書蝻生
 一亦在宣公之世蓋宣公以弑兄得國而又改法重困農民
 故蝻蝻水旱之災比歲相仍聖人備書為後鑒也

桓五年秋蝻僖十五年八文八年冬十宣六年秋八宣十三年秋

程子曰蝗也既旱又蝗飢不待書
程氏端學曰螽者乖戾之氣所生則書則時

月螽

月螽

月螽

月螽

董彙曰穀梁之說非也以久暫計之則時甚于月

出煩擾之應

久異于以時書

加以水旱宣公不節用愛人之所致也

宣十五年秋襄七年八月哀十二年冬哀十三年九月十有一月螽

螽

螽

十有一月螽

月螽

呂氏本中曰二年三螽陰陽錯亂甚矣

何氏休曰從十三年高氏開曰莊公以前左傳季孫問諸仲尼黃氏震曰左氏凡十之後上求未已而又蝗猶書之莊公以後仲尼曰火伏而後書三月螽皆以為司歷歸父比年再出會內蝗不復書螽然後書者軍令火猶西流司之過民時亂而農功計稅歛百姓動擾之是以知災異之見多歷過也

爾

矣春秋舉重以見輕

杜氏預曰周十二月

乎天下豈有此理哉

今十月是歲應置閏况螽乃災異非候蟲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之常以時而螿者也月實今九月九月之螽即蝗蝗蟪在地冬初尚溫故得有螽雪乃深入今冬燠而呂氏大圭曰左氏以有螽將變延為來歲

為失問之故然明年之災尤災之甚者也九月螽又十二月螽恐不專為失問

文三年秋雨宣十五年冬

冬蝻于宋

蝻生

穀梁曰災甚也茅茨盡矣著于上見于下冬生遇寒而死故不謂之雨
趙氏汭曰按後代史趙氏汭曰凡蝻生未志有遇風而墮者有為災本不書此為一因大雨而墮者有墮歲秋蝻冬再生蝻記而死者有復為災者異也使成蝻則亦不書蝻生而又書蝻如哀十三年十二月蝻之例矣

哀十三年十二月蝻之例矣

趙氏汭曰春秋書螟者三隱二莊一書蝻者十有一桓一餘皆僖公之後蓋螟食苗心蝻無所不食其為災也螟輕而蝻

重春秋之初災之輕者亦書之及其久也輕者不勝書書其重者爾不然豈隱莊之後二百年閒皆無螟耶

隱五年九月隱八年九月莊六年秋螟

螟

螟

齊氏履謙曰春秋所書有災有異書及于民之謂災物反其常之謂異二者魯皆備書諸國惟異則書之蓋災則事止一國異則理闕天下故于內外所書如此

案孔氏穎達曰食米心曰螟言其蠢冥冥

與齊侯抗王人納衛胡昏冥無知故天為見異

物異

案春秋書多麋一麋魯地所有多則為異有蜚有鸚有蜚有鸚皆魯地所無今忽有之故曰有

莊十七年冬莊十八年秋莊二十九年昭二十五年 僖十六年

多麋

有蜚

有蜚

有鸚 鸚來巢 春正月六鸚

退飛過宋都

五行志曰劉向以為孔氏穎達曰五行傳劉氏向曰蜚色青非杜氏預曰此鳥穴居麋蓋北獸之淫者時云蜚如龍三足生于中國所有南越盛暑不在魯界故曰來巢莊公將娶齊之淫女南越淫女感亂之氣男女同川淫風所生胡傳陰居陽位臣逐其象先見爾 趙氏汭曰杜氏謂麋也一名射景在江淮女故蜚至天戒以為五行志曰劉向以為陳氏深曰鸚水鳥遇多害稼然為災輕當水人在岸上景在將生臭惡聞于四方 氣所生所謂青也鸚逆而飛其來襄欲伯以記異為重 水中投入景則殺之也 故曰射景

謂祥也 張氏洽曰邵子云天

下將亂地氣自南而

北鸚鴒不踰濟而至

魯豈非自南而北之

驗哉是時晉伯不競 吳楚越迭主夏盟不 止昭公出奔之兆而 已

火災

汪氏克寬曰宮廟志災者六御廩西宮新宮亳社譏不戒謹而致災也雉門兩觀桓宮僖宮譏其非禮而宜災也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御廩所以奉宗廟也御廩災公將不得奉宗廟矣西宮小寢人君燕私之地僖公之薨于小寢知公之即安于燕私也西宮之災其以示戒歟廟災而哭得禮之常法不宜書故質夫以為神未遷主然宣公薨二十有八月而主未遷書之亦以誌其慢而天譴告之也雉門兩觀僭也因災而志亦以見其非禮也桓僖親盡而廟不毀故天火及之亳社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故亳社之災劉向以為人君縱心不能警戒之象

桓十四年秋僖二十五年五成三年二月定二年夏五哀三年五月

八月壬申御月乙巳西宮甲子新宮災月壬辰雉門辛卯桓宮僖

廩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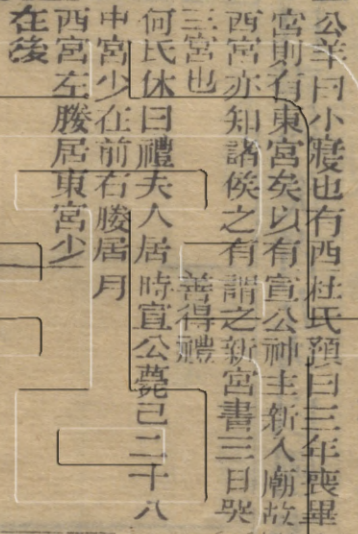
災

三日哭

兩觀災

宮災

公羊御廩者何柔盛委之所藏也高氏開曰君躬耕夫入獻種稷以供柔盛矣宗廟鬼神之怒兆見于此



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

哀四年六月

辛丑亳社災

楊氏士勛曰周禮云決陰事于亳社明不與正同處一在東一在西故左氏曰問于兩社為公室輔汪氏克寬曰亡國之社災戒魯之危亡也七年傳云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則新作亳社之屋可知矣不書新作亳社者以其當作故不志

汪氏克寬曰書外災者五皆以國書蓋災及于宗廟朝市而非一處也獨成周書宣榭責王室不謹于火雖人火焚之而不能救其罪尤著矣

李氏廉曰外災告則書弔則書

宣十六年夏莊二十年夏襄九年春宋襄三十年五昭九年夏四月甲午宋災月陳災

成周宣榭火齊大災

宋伯姬卒

高氏閻曰陳雖為楚所滅而土地居民猶在焉聖人不與楚滅

彙纂曰公羊以宣榭杜氏預曰來告以杜杜氏預曰宋來告故為宣宮之榭何氏休故書天火曰災謂宣土中與其廟不劉氏微曰其言大何彙纂云當以杜氏預毀非也宣廟即或未完廟廢庫盡矣齊災為正公穀以為外災毀何不在京師而在何以書弔焉爾不書者非也詳見三傳異同表

成周乎杜氏預釋榭為講武屋而孔氏穎達引楚語以證之此不易之論成周為周之東都吉日車攻咏宣王講武之盛則宣榭之為宣王講武屋無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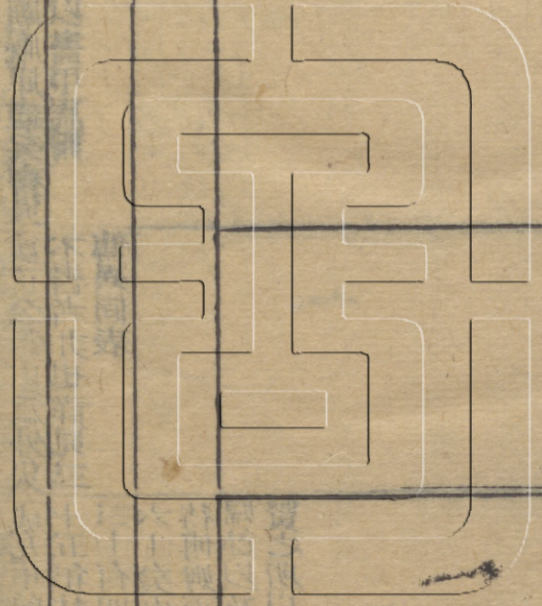
宋伯姬卒高氏閻曰陳雖為楚所滅而土地居民猶在焉聖人不與楚滅陳成九年歸于宋其公之也聖人存邦鄰之十五年其公卒棲居風亦此意三十有四年其年蓋趙氏汭曰凡外災告六十矣火延其居必則書惟此年書陳災待備姆而後避固守在陳亡後時叔弓會婦節以及于死春秋楚子于陳或叔弓歸賢之所以風厲千古語陳災而書或以楚人告而書

昭十八年夏

五月壬午宋

衛陳鄭災

公羊曰異其同日而俱災為天下記異也彙纂曰四國皆來告火故春秋書其事杜註是也然同日而四國俱災其異甚矣公穀之說亦可存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二十終

新陽汪之昌校
太倉畢長慶

